

馬華文藝史料叢書之一

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南 洋 大 學

中國語文學會編



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附：馬華文藝作品及雜誌編目

(1946-1963)



沈鳳

元五二八

南洋大學

中國語文學會編

1964.

本書贊助團體：

南大畢業同學會

南大學生會

南大史地學會

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

南大政治學會

南大教育學會

南大英文研究會

南大生物學會

南大物理學會

南大數學學會

南大化學學會

南大戲劇研究會

南大合唱團

南大北婆三邦同學會

目次

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1
關於「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座談會及論爭	
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	54
馬華文藝雜誌編目	81

出 版 說 明

馬來亞的華文文學是我國文學重要的組成部份，因此每一個熱愛祖國文化，關心與喜愛文藝的人士都應該對它的起源，發展過程和所取得之成績有一個簡要的認識。本會基於「研討馬華文藝，豐富祖國文化」的精神，特此輯錄有關「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之討論文字十篇以供參考，並且希望引起大家對此問題之關注，進而同心協力共同為整理馬華文藝史料而努力。

本書附錄之馬華文藝作品，雜誌、編目是一份研究馬華文藝的寶貴參考資料。

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關於「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座談會及論爭

本會為了促進星馬關心馬華文藝發展的人士，對於馬來亞新文化主流之一的馬華文藝作更清楚的認識，從而得出寶貴的結論，特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七時半假本校文學院禮堂舉行了一次有關「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的座談會。邀請杏影、觀止、李冰人、方北方、李汝琳、苗秀、韋暈等位先生負責主講。惟前四位先生因事未克出席。因此，當晚即由李汝琳、苗秀、韋暈三位先生分別主講「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馬華文藝的創作方向」及「馬華文藝批評」。

當晚之與會人士，為數不下四百人，濟濟一堂，情況殊盛，其中除了本校員生外，甚多是從十餘英里外趕來參加的社會人士，由此足見人民對於馬華文藝的關注。

經過了本會會長李光華同學闡述舉辦座談會之目的和正義之後，座談會即正式宣佈開始。

首先由李汝琳講「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今天舉行的座談會，總的題目是「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中國語文學會爲了避免重複起見，指定我講第一部分：「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這一部分的主要內容，說明：（一）馬華文藝是怎樣起來的？（二）馬華文藝大約可分爲幾個時期？各時期有何重要作家與作品？

這兩個小題目，其實可以合併爲一個題目。因爲在講第二個小題目時，第一個小題目的內容，也是會提到的。所以，今天我要講的，可以分爲兩部分：

一、時期的劃分

馬華文藝發展的歷史，應該從什麼時候說起，現在還沒確定的說法，不像中國新文學史，可以從一個大事件（五四運動）說起，或者從兩篇啓蒙性文章（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發表的年份說起，胡陳兩篇文章是發表在一九一七年，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出版的五、六部中國新文學史，不是從一九一七年講起，便是從一九一九年講起。就是從一九一九年講起，也仍然要追述到一九一七年胡、陳的兩篇文章，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是發表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五四」的前一年，因此「中國新文學史」從一九一七年講起，大致是不會錯的。良友圖書公司在戰前邀請十位著名的作家分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便是總結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時期的成績。

馬華文藝的發展，通常總是說有三十年的歷史。（一九三一——一九六〇），但比較特殊的，它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起點，如果說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激發了馬來亞華人的創作熱情，大致是不錯的。在戰前，馬來亞華人的中國意識，還是非常濃厚的，他們是以華僑的身份居住在馬來亞，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所發生的驚天動地的九一八事變，便反映在文藝作品里，馬來亞華人一直在關心祖國的情況下，從事文藝創作。在這以前，馬來亞的華文報紙，雖然也有副刊之類的園地，所發表的大都是拉拉雜雜的文章，純文藝創作極少，而且也相當幼稚，馬華文藝還沒有培植起來，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有一批作家如許傑、馬寧、吳天等陸續南來，七七事變之後，又有一批作家如郁達夫、巴人、楊騷、陳殘雲、金丁等陸續南來，便助長了馬華文藝運動的發展，當地也出現了一些青年作家，直到一九四二年春，日軍攻陷全馬，這是馬華文藝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以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二，前後包括了十一年。

日軍佔領星馬的三年八個月，馬華文學史上是一頁空白，這期間根本沒有文藝。所以馬華文藝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應該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不久便發生了「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論爭，這次論爭的結果，確定了馬華文藝的路向，確定了馬來亞意識，馬來亞華人將是馬來亞這個國家的組成份子，馬來亞就是自己的家鄉，我們要建立的馬華文藝，是反映當地的社會生活，不全中國文藝，就好像美國文學不全於英國文學一樣，這個時期，前面講到那些從中國南來的作家，除郁達夫不幸在印尼蒙難之外，都先後回國去了。今天的馬華文藝作家，有九十巴仙以上都是當地培植起來的，從一九四五年九月星馬光復之後，一路發展下來，通過了馬來亞獨立運動，通過了新加坡的自治運動，直到今天，這是馬華文藝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前後包括了十五年。

二、作家和作品

馬華文藝的作家與作品，也可以分爲戰前與戰後兩個時期來說。可惜戰前出版的報刊，在日軍佔領時期，有的燒掉了，有的散失了，簡直無法找到研究的資料。至於專集的出版，據我所知戰前因出版條件不夠，印成單行本的不過五六種，提到戰前作者的名字當然可以列出二三十位，但他們有些什麼作品，就無法說出來。因此有關戰前的作家，我只打算介紹六位，這六位作家有五位是寫小說的，一位是寫劇本的。

（一）林參天

林先生南來已有三十多年，是我們馬華文藝界的老前輩。他的長篇小說「濃烟」，是我們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是傅東華主編的「文學新叢書」之一，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還在大學裏讀書，記得這套叢書每一本書都有四五百頁，一律是精裝本，胡風的第一本論文集「文藝筆談」，白薇的自傳體小說「悲劇生涯」，也是編在這一套叢書裏，這套叢書大約只出了四五種，抗戰就爆發了，因此，國內外讀者看到「濃烟」的不多。林先生現住在馬來亞，當我着手編輯「南方文叢」的時候，我就想到這一部長篇小說如能重版，也是很有意義的，後來得到林先生的同意，這部小說便與馬華讀者見面了。林先生在戰前也寫了許多短篇小說，發表在當地報刊上，戰後香港一家書局要出版一本馬華小說選一類的書，爲了蒐集林先生的小說，花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一篇，現在林先生的短篇小說集「餘哀」已經出版，編在「新馬文藝叢書」第三集裏。林先生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熱瘴」，不久就

要付印了。

（二）鐵抗

鐵抗在戰前是馬華文壇一位重要的作家，可惜在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新加坡初期蒙難了。戰前他在中國出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義賣」，此外他還有兩部中篇小說「試鍊時代」和「無火災地帶」，也是大家常常提起的名作，可惜都沒有出版單行本。

（三）王哥空

王哥空先生戰後在星洲日報工作，於一九五九年去世，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麵包及其他」，是馬華文藝界出版的第一本書，聽說他在去世之前還編成兩本書，交給一位朋友，至今尚未見出版。

（四）吳天

吳天是馬華第一位從事戲劇運動的人，他組織過「業餘話劇社」，演出過「日出」，也寫了不少當地題材的劇本，可惜在馬來亞沒有出版的機會，他的四幕劇「海燕」最近由朱緒加以改編，不久就可出版。他回國之後，出版了幾種劇本，成為中國相當有名的劇作家。

（五）上官芻和文之流

最後要介紹的兩位小說家，就是今天在座的章量和苗秀，在戰前，章量的筆名是上官芻，苗秀的筆名是文之流，因為他們兩位在戰後的成就更大，所以留在後面再說。

戰後的馬華文藝界，出版方面非常蓬勃，我們現在有兩篇統計的資料，第一篇是發表在「南洋學報」上的「戰後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包括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這十三年裏出版的文藝作品，計有小說九十五部，詩歌十四部，劇本十部，散文，雜文，報告文學，四十八部，遊記十七部，總計是一百八十四部。第二篇是發表在香港「文藝世紀」裏的「馬華文藝動態」，統計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馬華文藝作品，計有小說十四種，詩歌七種，劇本三種，散文，雜文，遊記十二種，論述六種，叢刊十種，總計是五十二部，本年已經過了七個多月，還沒有看到統計文字，可能會和去年出版的數量不相上下，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至本年底，總計這十五年裏出版的文藝著作，可能會達到三百種，作者大約有一百位，現在我們要介紹每一位作者，自然是不可能的，就作品方面來說：可以分質和量兩方面來看，質的高低，不是幾句話可以

說得清楚，如果認真評介，這半小時內連一本書都說不完，只是抽象的說這本書好得要命，那本書不三不四，糟糕透頂，似乎也太不負責任。但每一位作者作品的數量多寡，有書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寫得多，而又寫得不壞，態度嚴肅，不是那些迎合低級趣味的黃色作品，這就已經值得我們敬佩了，尤其是在這銅臭薰天的商業社會裏，一個作家不受利的引誘，而肯孜孜不倦，埋頭創作，一部一部不斷的拿出他的作品來，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戰後十五年裏，寫得最勤快最努力的：

在小說方面

我想特別提出四位作家，那就是章彙，苗秀，方北方和絮絮。章彙已經出版了五本小說，苗秀已經出版了六本小說，方北方已經出版了七本小說，絮絮已經出版了八本小說。「火浪」，「淺灘」和「說謊世界」，都是馬華文壇高貴的收穫。「新加坡屋頂下」所創造的扒手「陳萬」，是文藝青年們誰都熟悉的人物典型。

除了他們四位之外，當然還有一些優秀的小說家，如趙戎，謝克，紹開湄，姚紫，洛萍，芙山，李過，麥青，于沫我，姜凌，雲里風等，也都有相當大的成就，我所以特別提出四位，並不是認為以多為勝，只是他們的努力特別值得敬佩罷了。

在詩歌方面

戰後至今已經出版了二十二本詩集，這些詩作者大約可以分為四組：第一組是戰後初期的詩人，包括鉄戈，米軍，丁家瑞和魯彬，前三位已經離開了馬來亞，魯彬到最近才出版了他的詩集「號角」。第二組是三位年輕的歌手，就是時常有人一併提起的周槃，鍾祺和杜紅。這三位寫得最多，也許是由于他們的年紀差不多，又是幾乎同時在馬華文壇出現，所以許多人常常把他們相提並論，其實他們的作品內容和風格完全不同，一位走的是徐志摩的道路，一位走的是蒲風的道路，還有一位走的是何其芳的道路，這只是類似的比喻，有些地方是相像的。第三組是幾位年長的作者，他們過去在中國寫過不少詩，在馬來亞雖然也出版了詩集，却也收集了一些在中國寫作的詩。第四組是詩壇的新人，在最近兩三年露出頭角，朝氣蓬勃，很有前途，其中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馬陽，嚴冬，羅凌，藍金等。

在戲劇方面

戰後出版的劇本，至今還不到二十種，劇作者杜邊，岳野已經離開了馬來

亞，目前寫得最多的是李星可，葉苔痕，宋人和林晨四位。

在散文方面

戰後出版的總數量僅次于小說，但真正的有文藝氣氛的散文却不多，在馬來亞最著名的散文作家有連士升，杏影，修辛，苗芒，林潮，李冰人，鄭子瑜，威北華等。新作家方面來說，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想必還有重要的遺漏，因為臨時想起，無論如何都不會完全的。

接着是由苗秀主講「馬華文藝的創作方向」並解答下列之問題：

問：關於「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論戰。雙方有何作者？雙方所依據的理由與精神實質是什麼？

答：這一個論戰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很好，結果一些文藝工作者便到馬來亞來。加上戰前南來一批作家，他們自成一個集團。這些人包括汪金丁、胡愈之、丁加銳、楊家、白寒、陳北平等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過了戰火的洗禮，華人有了新的覺悟，當地的文藝工作者認為馬華文藝不應再與過去一樣老是跟中國背後走，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文藝，當時曾舉行了幾個非正式的商談，結果提出了一個馬華文藝的口號，那就是：「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認為文藝是應該反映此時此地的客觀現實環境，但是從中國來的那一批文藝工作者都不贊成，這種意見他們認為文藝應該是世界性的，寫作時不應該只限於描寫此時此地的東西，就是中國、日本，或者歐洲各地的情形也可作為描寫的對象。當時參加論戰的人很多，我記得當時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先生看到了我們的口號便馬上寫了一篇文章來表示贊成馬華文藝應該具有其獨特性，不過遺憾的是隔了幾天，他老人家又寫了一篇文章來，否定他以前的意見，認為他以前之所以贊成，是由於他不了解這裏的實際情況。後來據我們打聽，原來是汪金丁等人寫信去抑止的。

當時參加論戰的主將是趙戎，他一馬當先寫了很多有關的批評文章，結果還是馬華文藝應有其獨特性這一方面勝利了。

苗秀言畢。由於當晚趙戎也參加這個座談會，承主席邀請講述當時論戰的情況。趙氏指出當時的文藝協會，曾發表過萬言專論，肯定了馬華文藝不僅是對華人服務，而且也應該為馬來亞社會服務。

最後一位主講為章叢。他在「馬華文藝批評」這個題目下發言，結束了當

晚的座談會。

該次之座談會之後，許多文藝工作者曾分別爲文批評。

首先是魏十曼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民報上，發表了一篇『馬華文藝座談會』有什麼成績？全文如下：

上個星期，南大中國語文學會邀請李汝琳、章暈、苗秀等數名文壇活動份子，在馬華文藝座談會上演講，希望通過這個座談會的專題論述，使愛好馬華文藝的南大同學，能夠對於馬華文藝過去的情形、將來的發展以及現在的路向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中文學會負責先生們的努力和翼望，值得所有關心馬華文藝並且腳踏實地爲它的發展勤勞工作的人們所尊敬的，值得所有已經在馬華文藝的園地上貢獻一份力量而不斤斤計較於名利的人們的尊敬。儘管中文學會的希望相當近於幻想，以爲這一次三人的「座談會」，是「史無前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也許可成爲馬華文藝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處在今天這樣的環境裏，馬華文藝界還缺少一個堅實的中心領導羣，缺少聯系，沒有統一的步驟，沒有工作的場地，沒有給予當前已出書或未出書的作者一個全面正確的評價，沒有較詳細的史料，馬華文藝發展的路向委實非常令人焦心的。正因爲如此，中文學會選擇的題目和主動地促使一個座談會召開的努力，必定得到大家的讚揚。

戰前戰後馬華文壇的寫作人大部份星散，或是到中國去，或是寂寂無聞地從事別的事業，而留在當地繼續堅持文藝工作的人實在很少，不過幾倍於三個人的數目該是不難找到的。如果要找一些一九四八年以後來新加坡，一九五六年便大肆活躍的所謂作家，從書局的架子上不難發現一整列他們的名字。遺憾的是中文學會既重視座談會的成績，又未曾較廣泛地邀請戰前戰後在馬華文壇工作過的寫作人，同時所邀請的三人講述的題目也不恰當，怪不得這次的演講會招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望，我們只有盼望下一次的座談會能有較好的成績了。

馬華文藝究竟何年何月才「培植起來」，由於缺乏資料，每一個一知半解的人都可以拾綴綴，憑着縹緲的記憶、憑着道聽途說的話屑大講一陣。我認爲在今天要捨開資料的幫助，立刻劃定馬華文藝產生的年月和發展的階段（尤其是戰前的馬華文藝），行事未免過於匆促，胆子也大得可驚。假如爲了安慰安慰關心馬華文藝的年輕一輩的求知慾，從片斷的甚至於錯誤的「史料」中，抽出當時一些作者的姓名、書本、出版書店來高談闊論，對於那些作者的思想、

作品的內容及思想性、作者在文藝界的地位、當時文藝界的一般情況和社會因素却半字不提（從何提起呢？），就算是「論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那豈不教人啼笑皆非？還有更教人啼笑不已的是，李汝琳先生連一本書若干頁、出版前後的芝蔴蒜皮的瑣事也說得津津有味。我們還不妨聽聽下列的妙論：「周槃、鍾祺和杜紅……這三位寫得最多，也許是由於他們的年紀差不多，又是幾乎同時在馬華文壇出現，所以許多人常常把他們相提並論。其實他們的作品內容和風格完全不同，一位走的是徐志摩的道路，一位走的是蒲風的道路，還有一位走的是何其芳的道路。這只是類似的比喻，有些地方是相像的」。是否人們常常把周槃、杜紅和鍾祺相提並論呢？是否他們「同時」在馬華文壇出現？他們怎樣「走」上中國三詩人的「道路」？甚麼道路？哪一點「像」？像這種興之來潮、可笑而不負責任的講話，竟會源源而出，的確可嘆觀止。

我們倒是不該向講者苛求的，他在當地文藝界活動的時間很短，能够談出來的都談出來了，算是盡了很大的努力。設若比較喜歡談談小圈子內的作家羣，那也是毫無辦法的事，於「情」於力，以至於講者在作家協會的地位，不這麼做是不行的。明白了這一點，當聽衆詢問姚紫時得到的模稜兩可、掩掩遮遮的答覆，就一目了然，不致迷惑了。

✓ 誰也不能否認，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的論爭，根本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目前由于歷史階段和政治局面的演進，上述問題已經不用爭論，每一個寫作者都知道他的任務何在。然而在當時，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却引起一場大辯論，主張前者的人有，主張後者的人也有。有關這個論爭的史實，希望有人能將所搜集到的資料整理付印，或作一番忠實的介紹，讓青年文藝愛好者作為參攷，也讓一些誇誇其談的人不再自詡為該次論爭的功臣和英雄。另一方面，從整理的過程中應當是能够糾正某種有悖事實的言論的，諸如郭沫若贊成馬華文藝的口號以後，是不是受「汪金丁等人的制止」，又否定先前的意見，認為他以前之所以贊成，是不了解實際情況所致……等等。

韋暈先生說起中國古代的文藝批評口若懸河，他居然從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書中發現到文藝批評，又善于旁徵博引，縱談中國及西洋古典作家及作品，而對於「馬華文藝批評」却只說了幾句，的確使人抱憾。

馬華文藝是不是「够發展、不比中國五四時期的作品差」呢？這類問題，如果經過研究再加判斷，會比獨立高峯式的暢言來得妥善些。要是喜歡誇耀自

己的書讀者多，儘可以坦白向大眾宣佈，無須拿兩三千本書去和魯迅、茅盾的幾萬幾十萬本書比較，然後下判曰：此地的兩三千本等于中國的一百多萬本（根據報紙記載），如此怎不露出馬腳？

座談會上李汝琳先生重提起了馬華作家協會。記得去年八月間，行動週刊接連幾期都會出現過評論作家協會的組織，章程及會員的文字，呼吁作家協會門戶開放，不應使協會被少數自囿為作家的人把持，而應包容所有的文藝工作者。李汝琳先生在座談會上提出李星可君的入會準則「時空質量」，確是新奇得很，只怕這麼一來，原屬「作家」的一些人，要降低為作者，而遠拒之於作家協會的小門外哩。

此外，星洲日報星雲版之「星洲漫步」也有了一些反應。

8月31日陳萬在民報發表「對『馬華文藝座談會』的一點感想」。李星可也在同日之民報上發表了「關於作家的資格」一文。

9月13日民報又刊載了黃謹力的「關於『作家的資格』讀後」和林思亮的「究竟鬧上什麼？」。全日，本會曾對該次之座談會發表聲明：

本會這次舉辦「馬華文藝座談會」的主要目的是在研討馬華文藝過去的發展情況，並且探尋當前文藝工作者所應走的正確路向，誠然，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課題，同時也不容易在短短幾個鐘頭的座談會中，得到一個完善的結論。但是，爲了要引起一般熱愛文藝的人士對這問題的關注，並經常聚合討論，本會毅然決定作一次大胆的嘗試。本會經過慎重考慮以後，決定邀請杏影、觀止、李永人、方北方、李汝琳、苗秀、章暈等位先生主講，可惜前四位先生都因事不能應邀前來參加，最後承蒙李汝琳、苗秀、章暈三位先生撥冗出席，他們的熱忱，本會謹致由衷的感激。同時本會因能力所限，不能遍邀所有的文藝工作者參加，深引爲憾。事後一些關心本會的人士針對這缺點提出批評與建議，本會願衷誠接受，作為以後舉辦類似的座談會的參考。

本會懇切地期望新馬文藝界人士嚴肅地針對這問題，客觀地提出以事實爲根據的卓絕見地，熱烈參與討論，真理愈辯愈明，通過了多方面的商討，定能求得更正確的結論，這樣不僅本會同仁受惠不淺，就是新馬愛好文藝的人士也必然會得到許多益處。果能如此，那麼本會爲了打破多年來的沉寂現象而舉辦這個座談會，便更顯得有意義了。

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啓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這麼一來，一些有關的文字，更是紛紛湧現。

8月7日黃白就兩篇批評「馬華文藝座談會」之文章，在民報發表了「是團結的時候了！」一文，陳萬也發表了「回答林思亮先生」。

9月10日又有小龍的「馬華文藝座談會」的印象及馬來亞青年報的「南大中國語文學會倡舉馬華文藝座談會」之評論。

9月14日泛丹夫針對了「是團結的時候了！」一文也發表了一篇同題的批評文字。

9月17日民報刊載了慕靖的「替人叫屈」。

9月中旬，以多用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為題，寫了一篇論述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底歷史背景、意義和內容。茲將該文節錄於下：

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底論爭是發生於一九四八年初，距今已有十二年了，在馬華文藝界史上，也曾發生過不少論爭，諸如戰前的南洋文學口號問題，朋友主義問題，作家與戰士問題，作家逃難問題，戲劇演出問題等等，其中雖夾有一些意氣用事，但不能否認具有着歷史的意義。然而，在那麼多次的論爭中却以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底論爭為最重要，因為它是確定了馬華文藝怎樣跑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次論爭闡明了馬華文藝的本質和動向，這是一場非常及時的論爭，因為接着而來的是全馬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別說討論什麼問題，整個文壇已成了逆流情況，文藝副刊愈縮愈小，戰友報，民聲報被封閉了，南僑日報也自動關門。文藝運動呈現低潮與沈寂。

要明白那場論爭底重要性，首先要知道馬華文藝是以什麼姿態出現於世界，這三十年來的馬華文藝活動，有大半時期是以僑民文藝的姿態出現的。所謂僑民文藝亦即移民文藝，它是隨着華僑移殖南洋而生下根的，當時華人只以寄居的姿態生活在南洋，則文藝活動自然亦只限於僑民文藝底性質了。歷史是發展的，時間是向前的，百多年來華人在各地區中辛勤墾殖，繁榮南洋，也從此深深地熱愛這土地，意識上已有作為永久家鄉的念頭，也就是說華僑已不能和當地分開，要永遠作當地人了。當然這種思想的產生是有其根據的，就是由物質生活的經濟基礎而造成的。那麼，華人既早已要做當地人，則文藝自不能永遠成為僑民文藝也是很顯而易見的了，要不然這僑民文藝和我們要做當地人的思維與生活，就完全矛盾，不能統一了。僑民文藝既與華人的精神生活與要求脫離，它不消說是會滅亡的。

就以馬來亞來說，既然非僑民意識早就在華人社會中產生，為何這場論爭不在戰前（日本侵馬）而在戰後呢？這由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法西斯的殘暴統治，作為三大民族之一的華人社會，在人口上，經濟上，文化上，都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壞與摧殘。然而，在華族與日本法西斯正面周旋中，實在覺醒了當地的各民族。于是各民族的利益，目標與要求都是一致的，就是要生活要自由。這一現實反映在華族本身上，就有爭取公民權的等等具體表現，換句話說；華人要做本地人，要求合法的保障與生存權利。這樣一來，僑民思想已不合時宜，僑民文藝的揚棄也是理所必然的了。僑民文藝已盡了它底歷史任務，由馬華文藝取而代之了。所以我們的文藝起初是僑民文藝，現在則是馬華文藝，兩者的涵義完全不同。正如我們以前屬於僑居，現在則是當地公民的一份子。

在三十年來的馬華文藝發展過程中，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以僑民文藝的姿態出現的，也就是說它是作為中國文藝的一支而受中國文藝的直接影響。如沒有中國文藝的哺養與栽培，則馬華文藝是不能生長與壯大的。然而，這並非忘本，在它長大中，客觀現實已急激轉變，有了新的要求與任務要它負擔了。誰都知道，文藝已不是消遣品，而是反映現實，暴露現實的，要是我們的文藝拿來反映幾千里遠的中國，那簡直是多餘無謂的。然而僑民文藝在馬華文藝發展中沒有什麼作用麼？不，它的作用大得很，要是否認這一層則等於抹殺這一切；同時，馬華文藝史也變成抽空，無從說起。所以，我們無須諱言僑民文藝底貢獻與成就，但當它完成自己底歷史任務時，它的作用也告結束，如果堅持下去，也會成為反動的了。

現在，我們談到那次論爭前，先追溯在一九四二年前馬華思想文藝界底表現吧。我前面說過這時期是僑民文藝時期，然而，其中馬華思想界已經開始揚棄這種僑民意識了。這一表現在馬華新啓蒙運動上，在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的前夕，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國思想界發起了中國新啓蒙運動的辯論，揭示了「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的口號，規定了新啓蒙運動的四大原則。敏感的馬華思想界立即起了反響，在一九三八年的「南洋週刊」與獅聲副刊就陸續出現過有關新啓蒙運動的文章，然而，他們的理論還是「等因奉此」式把中國思想界的結論搬演過來，尤以黃石在「南洋週刊」第二期所寫的為甚，他以為可以依樣畫葫蘆。接下來有李潤湖以「新啓蒙運動的認識」亦只覆述一番，毫無創見。之後，我在第八期里發表一篇「泛論新啓蒙運動」，那時中日已發生戰爭，我

認為新啓蒙運動的四大實踐原則應該有所修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對馬華啓蒙運動史也作了一番探索，我用否定之否定律來說明馬華啓蒙運動史的發展，即：辛亥革命時期——肯定，九一八國難時期——否定，七七抗戰時期——否定之否定。用否定之否定律來劃分歷史底發展，並不是我發明的，何幹之在「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一書里就應用了否定之否定律。然而這種劃分并非隨便裝置的，我們要知道一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到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階段，是會得到最高的綜合，那麼以後又是怎樣的發展呢？便要來個新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了，它就要有新的質量與新的實踐了。根據上述的劃分七七抗戰時期是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則抗戰勝利後——在馬來亞是光復——應該來個新的肯定了，當時我就寫道：「我認為馬華啓蒙運動再向新的階段的發展，決不只限于「華」了，而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及馬華過去工作成果的綜合。因此，它有着愈廣泛的具體的內容與性質，所以我稱這回啓蒙運動是「馬來亞新啓蒙運動」。接着我提出了它底實踐的四大原則，第四條是「新啓蒙運動是建立國際新文化運動；它不單是推進馬華新文化，而是推進各民族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文化單位的綜合，建立起國際新文化運動。」後來林崗與陳孕新都爲文響應，對中國的與馬華的新啓蒙運動的內容提出意見，揚棄過去那種「等因奉此」式的態度，這不能不說是馬華思想界的一個大進步。跟着還有所豈理的「展開啓蒙運動的具體方案」的發表。當時主要的文章有：

南洋商報獅聲副刊：

我們筆尖的動向 文翔

南洋週刊第八期：

泛論新啓蒙運動 以多

南洋週刊第十四期：

馬華思想界及其路向 以多

南洋商報獅聲副刊：

開展馬華新啓蒙運動（二章十三則）陳孕新

星洲日報晨星副刊：

關於馬華新啓蒙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以多

南洋週刊第十九期：

現階段的南洋文學運動 以多

文藝運動是思想運動的一部份。前者是根据後者所啓示的範圍而實踐的，而且，在這里說來，思想運動常常走在政治運動的前頭，啓示政治運動的路向的。總之，一九三八年馬華思想界已經明確地指示了馬華文藝界應走的道路。同時，在文藝界里，吳天寫了一個劇本「傷兵醫院」，是描寫中國抗戰後方的題材，便給文翔批評過，進而討論到創作地方性劇本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求作家注意到創作當地的題材，而不應隔靴搔癢寫幾千里外的題材。這個要求是正確的，也爲揚棄僑民文藝的第一步工作。

我們還要知道當時馬華文藝界的創作情形，才明白爲什麼稱爲僑民文藝底時期。第一，那時中國全面展開抗日戰爭，作爲華僑的我們本着傳統的愛國精神，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這工作不但對中國，全時也覺醒當地的民族運動。因爲作爲南洋中樞的馬來亞，也是日本法西斯所要進攻的目標。第二，那時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是中國來的，對當地題材不熟悉，所以寫的大半是中國題材，如鐵抗的「試鍊時代」「淺間丸船長」，吳天的「傷兵醫院」，金丁的「逃難」，張一倩的「一個日本女間諜」等等都是中國材料。自然他們也有寫到當地題材的，如吳天的「沒有男子的戲劇」，鐵抗的「義賣」等。南來作家能更注意發掘當地題材的有上官芻，金枝芒，而後者的長凡二萬餘言的小說「弗（王旁）鄉工」是那時期文藝界最高的收穫。至於本地出生的寫作人爲數極少，他們既對中國隔膜，當然一百巴仙是寫本地題材了。所以那時馬華文藝界未能全面地去發掘當地題材，整個姿態還是屬於僑民文藝的。現在情形就相反了，當地出生的寫作人比量上佔了絕大多數，寫中國題材的也不再引起人們注意了；所以一切南來的文藝工作者都脫下他們那僑民文藝的包袱，成爲一個忠於現實的作家。也就是說已經馬來亞化了。

馬來亞光復後，馬華文藝工作者經過了三年多的血的教訓，更注意到反映現實暴露現實這方面來。於是描寫抗日軍生活的文章也出現了，反映各社會角落的作品也陸續產生，整個目標都朝着這方面走。那時南來的米軍、韓萌等，起初還大寫其什末桂林大撤退之類的東西，後來覺得沒有前途，也轉向吸收當地題材了。首先，在理論上再強調的有一九四五年「南方文藝」一篇短評「文藝與地方性」而且這刊物的內容是當地現實的。如「古城里外」，「衝出濃霧網」，「我來自東」等等都是，可謂光復後第一本馬華文藝的刊物。

但由于馬華文藝工作者的意識形態並非統一，所以無形中就有了「僑民文

藝派」與「馬華文藝派」底分別。「南僑日報」出版之後，僑民文藝的面目就完全表現了。發生論爭的原因並非中國題材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整個馬華文藝運動的路向問題，因為僑民文藝派要把馬華文藝當作中國文藝的一支流，要跟着中國政治鬥爭而實踐，不問當地的情形如何。這也是「南僑日報」的基本態度。很不幸就和我們實踐的目標——反映現實暴露現實——相矛盾，於是就在一九四八年爆發了這場「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大論爭。前者有洪絲絲、沙平、楊嘉、丁家瑞、邵宗漢等等，後者有周容、西樵、以多、筆奴、于進等等，前者以南僑日報副刊及「風下週刊」，「現代週刊」作地盤，後者以「戰友報」及晨星副刊作堡壘，「民聲報」也發表過兩方面的東西。第一篇文章發難的是周容在「戰友報」發表的批評僑民文藝的東西，接下來是楊嘉的反擊。因為「戰友報」是小型的月刊，於是轉移到星洲日報與南僑日報副刊的對陣了，在晨星副刊發表的主要作品有：

西樵：論僑民文藝，問題的開脫，論馬華文藝批評，再論馬華文藝批評等。

以多：論馬華文學運動，再論馬華文學運動，論馬華文藝諸問題，馬華文藝之史的發展，馬華劇運底動向。

于進：馬華文藝獨特性等。

筆奴：讀書生本色等等。

至於僑民派的論文，我因手頭材料缺乏，未能一一列舉。上面所列，不過是馬華派里的一部分，自然還有其他的。而最主要的是本地文藝協會座談會的一個總結論，是刊登在南僑日報借給「文協」的「文藝」版位上。「文協」是由僑民派的汪金丁們所主持，所以一直沒有什麼表示，到後來由另外一批人召開座談會發表了長達萬多字的總結，表明該會對這場論爭的態度，其中也強調了馬華文藝獨特性這方面的。鬧了幾個月的論爭，至此告一段落。

至於那時期馬華文藝界的新人，最特出的是鐵戈與夏霖兩位，前者出了一本詩集「在旗下」後者出了一本小說集「靜靜的彭亨河」，在風格上全樣是新穎的，內容上全樣是充實的。西樵有過「論鐵戈底詩」與「論夏霖的小說」底批評，都登在晨星副刊上。和馬華文藝有關的有以多的「論吸收方言問題」，「愛華週報」有大生的「馬華文藝的發展」等。此外則有袁之園（即于沫我）以「作家，請不要幻想！」為題批評紺弩的「在新加坡登岸」，斥他為荒唐幻想。可見馬華文藝是儼然不可侵犯的了。總之，在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是馬華

文藝運動最活躍的時期，詩歌、小說、什文、理論、散文等等都有甚大的收穫。馬華文藝有這等成績並不是偶然的，是在「蘊久必發」的情況下產生的，馬華文藝取得發展，也並非倖致的，是經過幾許鬥爭而成的。

9月20日馬來亞青年報發表了「熱烈展開論爭・作好文藝工作」，於是，文藝界的反映，更形熱烈。24日星洲漫步刊出了一篇以止字為筆名的有關文字，而民報方面則有禮義廉的「歷史是不容歪曲的」、一兵的「與李汝琳談姚紫」以及古辛的論正確處理史料與馬華文藝發展的路向：

「究竟在搞甚麼鬼？」「打得好，這樣一打問題就更明朗與明確了。」以上的話是一般人士自南大中國語文學會於八月十八日假南大文學院禮堂舉行馬華文藝座談會，邀請文藝界知名人士李汝琳、苗秀與韋暈三位先生主講「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後，由於星洲日報的「星洲漫步」與民報「讀者之聲」的批評文字，引起的大論戰的兩種反映。這兩種反映都有其根據。首先，因為此次論戰還未有個眉目，所以顯得有點亂，不過這是一般論戰正常的現象，事情是不可能一開頭就明朗化的；第二種反映也是有其根據的，因為此次座談會的內容是有缺點的，當前文藝界是有許多課題必須進一步地提出探討的，唯有這樣，文藝界的步伐才能趨向一致，更形團結；才有可能有着更大貢獻。

此次有關「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演講內容的缺點，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將應有的馬華史實簡單化；（二）與原有的史實不符；（三）有關馬華文藝發展路向這重要的課題並未明確地論述。

當晚座談會的內容，若諸位未曾親自出席聽講，可參閱新加坡報章的記載，我並不想在此重述；不過我要在此進一步指出它的缺點何在。聽了主講先生們的演講內容，顯然地看出主講先生們對當前文藝的重要課題之發展路向並不熟悉，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主講的先生們對過去的史實知道得太少。在這種情況之下，主講的先生們必然要憑一些聽聞和記憶，大談特談過去的史料或掛一漏萬地略提一些過去作者的名字及其作品。

李汝琳先生在「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的講題中指出：馬華文藝怎樣萌芽的？馬華文藝大約可分為幾個時期？各時期有何重要作家與作品？顯然是令人難以滿意。他說：「馬華文藝的發展，通常總是說有三十年的歷史（一九三一——一九六〇）。」但是，有甚麼堅強的根據呢？他的根據是「它沒有一

個十分明確的起點，如果說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激發了馬來亞華人的創作熱情，大致不錯的。」這並不是認真的科學態度。一九三一年是否為馬華文藝的起點是值得商榷的，假使肯定它應是個起點，那麼就應有更堅強的論據為後盾才是。李先生又指出：「在這之前，馬來亞的華文報紙，雖然也有副刊之類的園地，所發表的大都是拉拉雜雜的文章，純文藝創作極少，而且也相當幼稚。」當時的具體情況究竟是怎樣？大家從李先生非常概括性的敘述中是看不出真實的圖畫的，他的概括性的敘述是否與史實相符也值得探討。由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馬華文藝界的活動真實內容如何呢？李先生只是指出：「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有一批作家如許傑等南來，七七事變之後，又有一批作家如郁達夫，巴人等南來，當地也出現了一些青年作家，直到一九四二年春，日軍攻陷全馬，這是馬華文藝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未免把過去複雜而豐富的馬華文藝活動，內容閹割了，將它簡化得再不能簡化了。作為一個嚴肅的文藝工作者，在講述過去馬華文藝史實時，是不應當抱着這種態度的，至少他應該將當時重要的活動內容，當時文藝所負的使命，有那些缺點與偏差說出來，可是連這些都沒看到。接着他說：「日軍佔領新馬的三年八個月，馬華文學史上是一頁空白，這期間根本沒有文藝。」這也未免太武斷了。日軍佔領時期，馬華文藝並不空白，那時的文藝是為反法西斯的運動服務的，由于暴政的原故，那時的文藝活動多轉入地下。日治時期到現在已十數年，時過境遷，許多著作與史料失傳，至今要來整理與重述有許多困難倒是真情。不過，當時在日寇的庇蔭下，各報的副刊和雜誌，出現了不少肉麻淫猥的作品；而地下的文藝作者們，也在搞他們的文化工作，這些人用手抄本的方式，發行各種刊物。在新加坡這一類刊物裏有「螢火」，「戰鬥」，「號聲」，「巨浪」，「熱潮」，「明燈」，「真理旬刊」，「正軌」，「青年戰線」，「大眾園地」等等，內容多是駁斥日本的言論，配合反日運動。即使在牢獄之中，也有蕭揚、金鐘等作者在工作。由於以上資料是偶然間在舊報紙上檢到的相信絕非全面，然而從這一點點資料，就可以証明「空白」與「不空白」之間何者是真實情形了。

李先生又說：「馬華文藝的第二個時期，應該從一九四五年說起……從一九四五年九月，新馬光復之後，通過了馬來亞獨立運動，通過了新加坡的自治運動，直到今天，這是馬華文藝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前後包括了十五年。」這也是簡化史實的一個例子。因為這一段的史實是十分豐富與複雜的，文藝在反

殖斗爭中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也是關心文藝工作的人應當知道的。有關「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論戰的情況與問題」，李先生所論述的可說是有說等於沒說，他說「不久便發生了『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的論爭，這次論爭的結果，確定了馬來亞意識，馬來亞華人將是馬來亞這個國家的組成份子，馬來亞就是自己的家鄉，我們要建立馬華的文藝，是反映當地的社會生活。」僅此而已。然而大家所要知道的確是比這更深入而具體的東西。苗秀先生在回答這問題時舉出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件，說「郭沫若後來是由汪金丁等人寫信去制止，才改變了他以前贊成馬華文藝的看法」。再加上趙戎君當時是論戰的重要人物，建立了一大功勳。然而這些皆與史實不符。

戰前與戰後的寫作者及他們的成就，李先生僅僅列了數位就想代表全貌。有關他們的作品特色與內容，他也是敘述得十分不夠。李先生所述的其中一些作者如林參天鐵抗等的確是有甚大的成就的，但還有其他寫作者如陳鍊青，黃石，馬達，林棘，姚寄鴻，丘家珍，溫梓川，林建安，羊羽，石韞真，君濂，潤湖，普洛……也有着甚大的成就，應被提出的。同時李先生敘述某作者的作品時，只是提作品的名字，加上三言兩語敘述他們的瑣事就此算事，是令人失望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在當晚把自身特別偏愛的寫作者捧得特別高，同時毫無足夠論據地鑑定這一作者那一作者，這種態度是對不的，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嚴肅的主講者的應有態度。

當晚座談會其他的缺點，大都在此次論戰中提及。我不想再來贅述。

總之，此次座談會的主講者面對着一個大題目，却沒有充足的預備，或可說是根本就不熟悉，而信口地大講一場的態度是不對的。因為這樣必然給文藝界的活動帶來一定的危害性。首先這是個公開的座談會，翌日報章會將其內容報導出來，這幾年來咱們的文藝界又是遭受到這麼多的災難，許多史料與文獻都已散失，若大家不嚴正地指出主講者不正確之處，許多人就信以為真，以為取獨立與民主運動中担任何種角色，盡了甚麼任務，碰到那些困難，當時文藝的主要特色是甚麼，緊急法令對文藝起了怎樣的影響呢？自緊急法令頒佈後，文藝活動沈於一片沈寂，然而後來文藝工作於一九五二年末與一九五三年初又如何衝破各種困難，隨伴着反黃運動開始活躍起來……這些工作經驗都是值得我們重視與吸取的。

再說，一九五六年本邦發生大事變，文藝活動在這事件中又受到怎樣的影

響？一切都如同主講者所講的，那麼就產生以訛傳訛的現象了。或者，大家跟着主講者所講的內容去作總結經驗的工作，由此得出文藝界今後所應走的道路，給文藝界帶來了損失。因此我們處理史料時，應抱着科學的、嚴肅的、老老實實的態度，懂多少，說多少，不懂就說不懂，或者尋求集體的力量去探討和解決。

馬華文藝的起點究竟在何時？有着幾種的看法？我們希望今後研究馬華文藝史料的工作者，能更加倍努力的工作，尋求更多的材料，認真的工作，結果將會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我覺得馬華文藝工作者是走過一條十分崎嶇不平坦的道路的，在這條道路上，有着許許多多寶貴的經驗教訓是我們所需要吸取的。

戰前，一九三〇年以後的幾年間，馬華文藝基本上是中華文藝的一支流，基本上是為中國的政治服務的，這由於當時馬來亞的民族運動尚未成熟壯大，馬來亞的大部份華人尚未積極地投入全民的爭取獨立自主的洪流中。總結起當時馬華文藝的特點是：一、反映馬來亞華人社會的生活狀況。二、配合中國文藝界的主流。三、由於當時在馬的華族受外來的政治力量與當地的封建勢力所壓制，因此，當時的文藝也是為當地的華族服務，反映與提出他們的要求，所以也是具有反封建與反外來政治力量的任務；四、由於華族與其他各族生活上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此馬華文藝也反映了其他各族的生活狀況與要求，也可說是超階級的，不過此種反映在當時所佔的份量不大。

上述是肯定的一面，但在當時的馬華文藝界也有許多不正確與否定的一面。譬如有人不寫活生生的現社會題材，而一味寫馬來亞以外不熟悉的東西；有的只以文藝為個人抒情的工具，滿足於個人狹隘的生活圈子，發洩個人的憂鬱、幻想與喜樂。這些表現與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有着密切的關係。這種動搖性反映在文藝作品與文藝活動上，取消了文藝應有的進步性。上述的情況，最明顯地表現在文藝主流之一的戲劇活動上。歐戰爆發後不久，戲劇界就發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一種情形是堅持工作崗位，配合中國抗戰的情勢，把抗戰救亡工作，作為中心任務；另一種是逃避現實，為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所統治了。

總結起當時數年间的文藝成就，可以知道一般作者不會廣泛地接觸馬華現實，固然有許多文藝工作者參加了配合中國政治要求的救亡工作，但在比例上人數并不多，全時亦不深入。作品的題材多停留於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圈子中，學校生活的反映，救亡活動的題材。反映低層生活的本質與典型的作品，可說

是近于沒有。當時文藝活動存在着各種缺點，宗派主義與意見分歧是很明顯的，缺乏一堅固的文藝組織。

那時的文藝活動情況雖說有着許多缺點，大多數的作品並不能反映底層人們生活的典型與本質，不過一九三二年左右，一些優秀的作者及作品是值得我們一述的：如謝野的「國難」中的三個桃艷麗的對比，反映了三個女性不同的遭遇，隱射了女性的出路問題，明慈的「詩人的情緒」，是藉着過去詩人的情緒說出當前應做些什麼。此外有直田君的「沒落的悲哀」，張晨君的「學徒」，徐風的「謎一樣的人生」，文通的「睜開眼睛的時候」，長風的「飢餓」都反映了當時不景氣，一切階層不安的生活情狀，小資產階級也在這不景氣的尖銳化的情況下破滅了幻想，不斷地被生活的鞭子所抽打。

一九三二年左右，有關描述小資產階級感情的作品也是有許多，如林參天的「潯陽江頭的悲劇與隱痛」（獨幕劇），陳凝秋的「北歸」（獨幕劇），細胡的「斷情」，仲青的「曼特林，普洛的愛」，君濂的「人間夏娃」與「靈魂升不到天堂的女人」和「無涯的幻戀」，這些都是描述愛情的短促，愛的幻滅，悲慘的愛，與崇貴至上的愛，真可說是描述愛情的各個方面。當時好的詩並不太多，除了君實、高文博、詩奴等的詩較好外，其他的皆為吟風弄月懷舊思鄉的內容了。

此外，一九三六年左右馬華文壇創作方面的成就有：林參天君的「濃烟」，十多萬字的長篇創作，取材自馬來亞北部的「啼兒國」的一學校，暴露教育界黑暗的一面。林棘君的「新年」，約四萬字左右，敘述三個新年的生活，以農村生活為背景，從中道出農村小地主階級沒落的過程。該創作的最末一段是寫在馬來亞生活中的一個新年，從中描敘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沒落。其他的如姚奇鴻君的童話「這邊不是中國囉」也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上述的只是筆者舉出當時的某些作品，讓大家參考吧了。

當時文壇上的副刊與定期刊物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如一九三六年左右，較著名的有早版星洲日報的「晨星」，主編為林建安，經常撰稿人有：林棘、馬達、陳鍊青、丘家珍、溫梓川、劉郎等人，內容有短篇小說、時事小品、什談、文藝評論等。其星期版有「文藝周刊」，主編為王哥空，經常撰稿人有姚奇鴻、諦克、西珍、新人等，多容納創作。星中日報的副刊「星火」主編為健人等，該副刊每逢星期一又出一專刊「每周文學」，

經常撰稿人爲石韞真、矛遺、胡桃等人，內容多注重介紹、批評，上述副刊曾有過著名的有關新文學運動，國際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問題的討論，南洋商報副刊有「獅聲」主編爲李紫鳳，經常撰稿人有薄絲、梨渦等人，內容爲短論、創作、介紹等。新國民日報副刊有「新路」，主編爲李潤湖，經常撰稿人爲奇鴻、諦克等，內容多注重介紹世界文化的新動向，糾正當前不正確的看法等。此外，檳城方面有光華日報副刊「柝風」，主編爲洪鐘，是馬來亞北部文藝青年的園地。現代日報特設之文藝副刊，時常載有文藝短論與創作，此外有檳城新報的文藝副刊「新園地」與「大千世界」等。怡保方面有中華晨報的「大衆副刊」，鼓吹新文學運動及救亡運動，其他副刊有「青年大衆」等。

以上所說的皆爲報章副刊，現在讓我們談談當時定期刊物的情況：海嘯（十日刊），主編爲蔡堅貞。星島週報，編輯爲蘇亦民，羅格，羊羽，文翔，白荻，內容有文藝，藝術講話與通訊等。此外有大衆週報，主持人楊雨若，內容多鼓吹救亡運動。

當時文藝界究竟有過那些論爭，他們曾經討論過那些重大的問題，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大約在一九三六年的文壇與中國文壇有着密切的關係。當時中國文壇重要的論爭，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也在馬來亞的文壇得到了反響。

當時馬來亞介紹「國防文學」較早的地盤是「星中日報」的「星火」與「光華日報」的「柝風」，馬達君就是大力介紹者之一。過後就有曾艾狄君發表「馬來亞文藝界漫畫」一文，譏風介紹「國防文學」的理論爲「搬屍」。馬達君曾爲文對此譏風的態度加以反駁，他認爲譏風介紹國防文學爲「搬屍」是錯誤的，若認爲除了介紹「國防文學」外，應有別的口號補充，那是無可厚非。

除此，當時參加介紹與討論這二口號的有：戈壁君，東方生君，姚寄鴻君等，結果大多數人表示贊全魯迅、茅盾等先生的意見——即保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不但對「國防文學」的口號的提出無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因爲只有「國防文學」的口號，而缺乏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來支撐是會陷入狹隘愛國主義的泥沼中去。當時也有人在檳城「光華日報」的副刊「柝風」，由中國的「國防文學」論到馬來亞「國防文學」的主要任務。

此外，曾艾狄君的「馬來亞文藝界漫畫」一文也引起了當時文藝界許多人的參戰，成為有關文學問題的另一論戰，參戰的有礁君，楊如君，丘家珍君，頌聲君，黃石君等，最後該論戰是由於曾艾狄君接受大部份文藝界人士的意見而告結束；不過，那次論戰的一些成就是值得我們一提的。

一礁君在爭論中所寫的「關於馬來亞文學的諸問題」一文，廣泛地論及馬來亞文學創作的經濟基礎，民族問題，語文問題等。羊羽君在「當前馬來亞文化之路」一文中，論述了馬來亞文化的下層建築——經濟機構的推移，「黃金世界」的苦悶，和封建殘餘在文化上開倒車；世界和平與侵略陣綫鬥爭的尖銳化；華僑救亡情緒的高漲以及馬來亞文化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救亡，反侵略，推廣大眾文化等。此外，楊如君的「漫話馬華文壇」與木魚君的「關於馬來亞文學的商榷」，對馬來亞文學的建立有着獨特的見解。

一九三六年的文壇曾討論過集體創作的問題，伊峰君曾在「星中日報」的「星火」提出集體創作的必要性，並論述集體創作不會限制與損害工作者的個性與天才。此問題也經過一番討論，支持者不乏其人，如新加坡之新國民日報副刊「新路」的撰稿人杏花、椰殼君皆加以響應。

當時的文壇曾由「文學大眾化」論到「大眾語」的提倡問題，這一問題也曾引起一場論爭，不過最後問題總算解決了，大家所得的結論是「文學要深入大眾，就必須依靠拉丁化新文字」，於是在星洲日報的「晨星」，星中日報的「星火」，光華日報的「柝風」都發表了許多提倡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各地如加彭，打巴，美羅等地的華校也開始教授拉丁化新文字，雖然後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在馬來亞不算是成功，不過當時文藝界熱烈地提倡此運動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據當時文藝界的理論家黃石君指出：當時的文藝界是有着以下的認識：

（一）在國際侵略陣綫的瘋狂地準備戰爭的時刻，文學必須堅決地為擁護和平，反對侵略而服務。

（二）反侵略的勝利有賴於弱小民族爭取的自主獨立，去加強和平陣綫的力量，所以中國的民族自主獨立的運動既給馬來亞文藝界以強烈的刺激與推動，文藝界也必須挽救中國的危亡而不分派別團結起來，為民族自主獨立而奮鬥。

（三）馬來亞經濟機構所產生的苦悶以及矛盾，是頂好的題材，文藝界必須忠實地反映此種現實，促成矛盾的統一。

(四) 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靠翻譯，另一方面要靠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展開。

(五) 認識推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是文學大眾化不可少的條件。

(六) 文學創作必須大家大胆的嘗試與努力，不論是集體創作或是報告文學，總之必須趕快把理論實踐起來，拿出貨色來克服文藝界創作貧乏的弱點。

(七) 文學的成就還是遠落於客觀形勢的後頭，因此文藝界的任務應是更加的沉重。

在一九三四年左右，文藝界就有人提出組織文藝通訊的問題，後來大家先後在各副刊提出討論，一直到四、五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九月間在新加坡總匯報出版文訊專頁開了文藝通訊的第一炮，接着就真實地實踐它，他們終於在新加坡及其他各地組織文藝通訊員總支站。這個文藝通訊運動雖然不持久，但却有着特殊的意義。

現在讓我們敘述這運動的一些詳情。文藝通訊的特色是怎樣的呢？它是與新聞報導不同的，是文藝與現實報導的、結合的一種形式，它與報告文學和速寫有着密切的關係，據當時文藝理論家鐵抗指出：『它是比報告文學更為自由，更有多樣的形式，更容易學習，通常報章上的新聞是枯燥的，缺乏文藝氣氛的；文藝通訊則活潑而富有文藝形象性；報告文學呢，雖則不像小說等那樣莊厚嚴謹，但總得努力創造社會生活的典型，而文藝通訊却較為自由。她是報告文學的妹妹：即和報告文學一樣，最重要的機能是迅速，全面地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和推動現實』

當時的文藝通訊運動有總機構主持 這總機構分總站、支站與分站，這機構經常為通訊員計劃他們的工作範圍，同時還着重培養他們的工作能力與素質。

一九三九年這運動在文藝界積極推動下，終於在新加坡組織了文藝通訊總站，吉隆坡組織分站，十個以上的小山芭組織支站。當時，除了北馬怡保檳城等地對此運動未反應外，全馬各地對它的反應甚佳。總站設有組織、指導、編輯、服務等四股，組織股是管理組織及發展新通訊員，召集會議及負對外代表之責；指導股管理問題解答，工作指導，集體創作的推動，大眾化運動的推進，研究大綱，工作大綱等的製定。三，編輯股——管理編輯及分配事件，四，服務股——管理收發文件，保管文件，會計，聯絡，代各分支站或各通訊員代購書藉刊物等。三個通訊員以上即可成立支站，遇必要時，皆由新加坡通訊總

站指定重要地區設立分站。文藝通訊總站由六人至五人組成，每股推一人至三人負責。

文藝通訊的組織當時還決定與香港、桂林與重慶等地的文藝通訊站取得聯絡，並交換經驗，以便改進工作。當時該組織還打算除了把通訊員的作品發表在專頁上外，將他們的作品分配到馬來亞各地的雜誌上發表以及轉寄至中國去。

此運動對其文藝通訊員的要求不高，不論是山芭、礦場、廠坊與漁村的初學工作者，大家都十分歡迎他們加入此運動。不過當時文藝通訊的組織者希望通訊能達到以下的幾個條件：（一）要有毫不歪曲報告事實的意志。（二）要有強烈的社會感情。（三）要與被欺侮者聯合在一起共全奮斗（這三條件也是德國報告文學家所提出的）。

一九三九年的文藝通訊運動的組織是那麼地週到，新馬各地對它的反應又是那麼地烈熱，然而，為什麼此運動到後來只得停頓下來，一直到後來很久的時候都難於重振旗鼓呢？原因何在？是值得每一關心文藝運動的人注意的。

據後來大家對此運動檢討的結果，總結出以下數點當時文藝通訊運動失敗的原因：

第一是辦事人才的缺乏，一切文藝運動都得有一定的主持人；尤其是此運動的主持人更應是學力足夠，辦事認真，意志堅決者，當時馬華文藝界中多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符合上述條件者甚少。新加坡總站建立時，雖湊上九個負責人，但不久其中一部分因生活困難而離開新加坡，另一些由於孤立無援，也就動搖起來；如檳城未能成立分站，也是因為辦事人員缺乏的原故，上述的總站情形如此，分站更是不必說了，因此往往是有了通訊員，但缺乏負責人員認真地組織與指導。

第二是環境的困難。文藝通訊的成功是在於戰鬥中迅速地反映現實。由於環境的關係，再加上當時的通訊員多缺胆識，敢於正視現實者甚少，因此就有以下的現象：環境好轉一些，就較多人寫，環境一不好，多就擱下筆來了，作品的素質也多不高，體裁不廣，多是那些賣花簪販的空泛而單調的體裁，這也是與當時參加此運動者多為學生、教師、商店的財副等較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有關。另一方面是：許多通訊如反映馬來亞各地山芭、農村、工廠現實都由於環境困難的關係，主持人不敢登載於文訊專頁，這也是阻礙當時文訊運動不能成功發展的原因。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據筆者所知的一些馬華文壇的概況作為拋磚引玉。其實，當時文壇的真實內容不知要比這些豐富多少呢。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反對任何人以一種不正確的態度處理馬華文藝史料，反對任何人將馬華文壇史實簡單化的原因。

馬華文壇的史料由於遭受到數度浩劫，也多散失難以找回，再加上日子一久時過境遷，許多當時文壇的朋友死的死，犧牲的犧牲，走的走，敗退下來的也很多，因此要真正全部地將有關當時文壇活動的各種資料，收集完備，然後再加以整理、分析，並從中吸收經驗教訓，進一步指出馬華文藝今後應跑的道路的確是件太艱難太巨大的工程。

雖然這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但是我們不應該太誇大它的困難或阻止任何人去嘗試它；我們主張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一點一滴地做起，懂得多少說多少都是受人歡迎的。但是我們反對偷工減料的做法，我們反對不懂裝懂，我們反對以部分與個別內容代替全部的作法；這樣的做法不但不是科學正確的態度，同時可說是對我們文藝先輩工作的一切的一種不公平表現；另方面必然地給現在的朋友描畫了一幅不正確的過去文藝圖畫，人們就會根據此類的畫片去分析去吸取經驗教訓，結果是引導人們走上怎樣的路向呢？是可想而知的。

在還不可能以集體的力量有領導有系統有計劃地去收集、整理與分析我們極其豐富的馬華文藝史料之前，我們應歡迎與鼓勵大家個別地作這項工作，大家應懂得多少說多少，個別家中有着那些史料就應將它整理出來讓大家參考。文藝界老前輩也應參加這份工作，如果你們手頭的史料已遺失了，由於你們曾經親自參加過這些活動，你們就可憑着你們所記得的一些，以回憶錄或其他的方式寫下當時文壇活動的一些實況讓大家參考。

不過，最正確的方式，還是必須以集體的力量，有領導有系統有計劃地完成這項工作，這就有待現存的一些團體，或是將來組織起來有代表性的文藝總機構，或是國家語文局去努力，去完成這項任務。

有關日軍佔領時期馬華文藝活動的概況在本文的開端已敘述了一些，並進一步加以強調這並不是「空白」時期，其他的概況筆者知道不多，深望其他文友補充。

戰爭結束，剛光復後的一些概況，我們也可從田家瑾先生於一九四六年星洲日報新年刊寫的「勝利後的星洲文化界」一文中知道一些。

當時的報章：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新民主報等的副刊，以及各個一般性的雜誌：人民週報、風下、青年週刊、新時代、羣衆、新民主青年等都有登載一些文藝創作，以及一些有關文藝的論文。

經過了反法西斯戰爭與三年又八個月血的洗禮，文藝界創作的題材多以抗日活動爲題材。當時的工作者如詩人鐵戈（出版的有「在旗下」詩集）與小說家夏霖（出版的有短篇小說集「靜靜的彭亨河」）都已非常成熟，有着非常濃厚與獨特的馬來亞風格。

有關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間的「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著名論爭的問題，懷奇阿先生於民報九月廿四日「文藝」副刊發表的「略談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一文中已將其起因、經過以及那些人參加論戰，發表過那些論點，都談得相當清楚，此外方修先生也曾於一九五六年五月發表「馬華文藝獨特性問題」一文於「生活文叢」談及有關此問題，都可供諸位可參考。

不過有關此論爭的一些總結性的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大家尚未提及的，我想將它的主要內容介紹出來，讓大家參考，諒必對關心文藝的朋友們在研究此論爭時有着一些幫助。

有關「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新加坡的「星華文藝協會」舉辦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座談會開始的。經過了數個月的論戰，終於又由該會根據一九四八年二月份執委會的決議，於同年三月間開一次有關此問題的座談會，進行試作結論，會後又組織了一個五人小組會，整理那天的意見并作了報告，報告的整理者與執筆者爲該協會主席秋楓，會後這報告發表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七日該會之附刊「文藝」。

這個總結性的報告首先論述「關於獨特性提出的動機和其涵義」的看法。

該報告指出該會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的座談會已談及提出此問題的動機了。這動機是因爲馬來亞的華人已明白搞好本地政治，同搞好中國政治一樣對自己有益，已經部份參加此時此地的政治活動，所以作爲現實指導的馬華文藝，就有提出注意本地事件的必要與有糾正過去過份地強調中國題材的偏向的必要，這就是說大家應多寫此地的題材，文藝工作者應爲本地的政治目的服務。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含義又是什麼呢？那就是說在新現實主義寫作方法上「特殊性」，「地方性」，「個性」，或者「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應該有一定的內容和一定的形式」的意思。

但是以新現實主義的寫作觀點看來這種解釋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需要進一步地解釋或強調；據報告指出應該強調的原因：由於馬來亞這特定的國度的民族與中國民族有着深遠的歷史關係，因此馬華文藝與中國文藝免不了有糾葛，若是兩個根本毫無關係的國度就完全不必多此一舉了。

據該報告指出：提出「獨特性」的動機與意義只是使文藝工作者工作的目的服務中國的政治目的或是使馬來亞的問題更明朗化，寫作方向更鮮明化罷了。因為即使是當時著名長詩「怒吼吧，新加坡」的作者之一的丁家瑞先生本身也承認在參加創作朗誦長詩時，并未明確地考慮應為什麼地方的政治目的服務，故覺得主題的目的性、傾向性模糊。此詩篇只是為了改善生活而怒號，而沒進一步地指出奮鬥的目標是什麼。

有關馬華文藝應有怎樣的獨立特性，該報告進一步肯定馬華文藝在內容與形式都有其獨特性。

該報告指出：馬華文藝是為馬來亞的政治目的而寫，是為馬華大眾而寫，馬華文藝是應寫大眾的生活，生活希望以及暴露黑暗的一面。

該報告指出：馬華文藝應運用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以民族的形式為其形式，盡可能地吸收馬華社會上還在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特質，去揉合、創造，去融匯發展。

有關吸收他地與他族的文化藝術，該報告提出了它的看法：馬華的基本來源是中國的南方，然而，為馬華社會所喜聞樂見的南方的東西，我們就不能說「因不同之處無幾」，而抹煞其獨特性；因為馬華基本來源是中國南方，所以我們對於中國民間藝術的吸收，便不能連中國北方民間形式，也無原則加以模仿，至於對印度與馬來族，甚至西歐的民間形式的吸收雖重要，但也不能死搬。

該報告在談論有關僑民文藝的意見時，對「到底有沒有僑民文藝」的問題，是抱著一種否定的態度的，認為：不必這樣劃分。當時他們認為馬來亞華人這一名稱的涵義應包括三種內容：（一）土生的峇峇，這些人與中國已沒什麼關係，對中國的政治狀況漠不關心，已與當地的馬來人結合為本地的民族了。（二）來到馬來亞不久，自稱為「新客」，隨時可能回到中國去，還可說是中國真正的僑民。（三）來到馬來亞至少有十年八年，多則幾十年，與馬來亞有着很深的社會與經濟關係，以政治而言，依當時實行的「聯邦憲法」可能取得公民權，但是在當時這種人從經濟立場出發却像上述第一種的華人，從民族意

識立場出發又好像上述的第二種華人，他們口頭上稱自己爲「老客」，但却與中國社會還保持一定程度的瓜葛，此類人是佔多數。

該報告指出：儘管有着上述的三種傾向，但是跟着時間的累積，跟着中國政治與馬來亞政治的變化，將來是會有着很大的變化的。因此，當時是不能承認已有馬華民族存在，然，也不能說大家是純粹的僑民，只能比較正確地說大家是較廣泛性的華人。另一個否定僑民文藝的看法是：純粹僑民，他們的思想意識還是中國社會思想意識，並沒有形成什麼僑民意識，僑民思想，正如有些論者所說的，他們的意識是大國民思想，實際上說是國家觀念，民族意識。

所以該報告總結了上述的看法：「那麼根據第一點，我們把華人的涵義確定了，根據第二點，我們找不出作爲文藝的精神，僑民思想，則又何必定出什麼僑民文藝來呢？」，「我們的意見，凡是寫中國現實的，都歸入中國文藝，反之，如果反映馬華現實的，統稱之爲馬華文藝，不更明確嗎？」

上述爲該報告有關文藝問題的主要內容，該報告的其他部份如有關馬華民族建立等問題的討論，多與本文無直接關係，因此我們不大打算去談它。

自一九四八年間緊急法令頒佈後，文藝界也就陷於寂靜與沈悶的階段。在這時期可說是文藝活動的低潮，除了報章上的一些副刊登載一些花花月月的東西之外，有些文藝工作者也小心翼翼地寫些盡量與尖銳政治問題遠離的東西，因爲他們總是擔憂惹來一身從天而降的橫禍。

但是，這種寂靜的階段終究不會永久延續下去，到了一九五四年文藝終於又蘇醒過來，那時的文藝界伴隨着維護民族教育，反對黃色文化，提倡健康文娛活動，以及爭取自治獨立運動的展開而逐漸地活躍起來。

當時文藝活動的特點是純文藝的刊物特別多，這些文藝刊物的主持人多數是由於熱愛文藝，而以刻苦耐勞，大無畏的精神來創辦與支撐下去，因此，它們雖然在經濟上是非常困難，時常周轉不來，但是他們還是從各方面籌款與自掏腰包，把刊物一期期地推出來。當時刊物的撰稿人雖然經常取不到一分錢的稿酬，但他們却還是像辦刊物的人一樣爲了一個理想，爲推動與創造祖國的文化，一期期地將寫好的稿貢獻給現存的文藝刊物，這些可嘉的精神都應被記載於馬來亞的文藝史上。

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間，新加坡共有五個純文藝刊物，即：「荒地」，「人間」，「耕耘」，「人間」，「生活文叢」，這些都是一些年青的文

藝青年，抱着熱愛文藝的熱忱與理想來創辦與主持的，此外當時尚有一份由中年人主持的純文藝刊物「文藝報」。在報章文藝副刊方面較出色的有南洋商報的「文風」與星洲日報的「晨星」。在這個時期以前文藝界雖然是較沈靜，但在報章上的副刊却還有南洋商報的「學海」與「世紀路」，以及純文藝刊物「文藝行列」等。

自一九五四年起文藝運動是具有反對黃色文化，提倡健康文化，和要求獨立自主的任務與內容的。在過去有關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只是停留在爭論與提倡的階段，實踐方面的人却很少。然而，在這個時期內，上述的問題已不必爭論了，大家都認為是理所當然了，此時期文藝活動有個特點：大批的青年積極寫作，參加「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實踐工作，他們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各方面：工人與底層生活的貧窮與苦痛，學生運動，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同時，他們的作品也是充滿着高度愛國主義的精神與氣息，所以當時的文藝刊物與副刊不但培養了許多文藝人才，同時還進一步地推進了整個局勢的發展。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除了文藝作品啓發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意識外，文藝工作者還正式地參加爭取自治獨立的行列，以實際的行動去支持這運動。

當時由青年文藝寫作者寫的作品，多是有着積極的主題與內容，但是其寫作技巧多是比較差一些，他們的作品多是有着概念化與一般化的缺點。

不過，其中有些寫作者是有着很好的表現的：小說方面有：謝克，白蒙，夏彬，克民，謝明，吐虹，朝衆，楓川，于嘉，駱賓路，宋雅，鐵沙，李火，林丹，征雁等人，散文與小品方面有：格致，文丁，里巷，芑芒，吳迅，紀星，吳寧，馬路，史寧，馬亞，白梵等人，詩歌方面有：馬陽，杜紅，藍文溪，堅石，卓越，白汀，白浪，周燦，夢丹，周章，瞿雁，葉草，櫓丹，宋秋陽，藍金等人，劇本方面有：少飛，陸苗，宋人，馬椰等人，雜文方面有冰梅，翻譯方面有江星，靜人等人，文藝理論與批評有：李平，穆春遲，溫澈與慕平等人。

到了一九五五年，「荒地」、「人間」與「耕耘」幾家純文藝刊物，由於政治原因被封，據說是過激的緣故。到了一九五六年，其他僅存的刊物如「生活文叢」、「滙流」、「人間」、「文藝報」等也在新加坡政局發展到最緊要的關頭，遭受到和上述刊物同樣的命運。

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這個時期，除了文藝刊物出版情況熱烈是它的

一個特色外，當時的文藝寫作者和出版界也曾將一些作品收輯成集子出版，如苗秀的小說集「第十六個」，戚北華的小說集「流星」，皆由南洋商報出版，而星洲日報也出版一冊「馬華青年創作集」，內收小說，劇本，散文，詩歌等，多半是青年寫作者在一九五三年星洲日報副刊發表的佳作；杜紅的詩集「五月」，馬亞的散文集「生活的水流」，任寧的小品與散文「在路上」，皆由生活出版社出版，姚紫的小說集「帶火者」，由文藝報社出版，炎羊，白丁等三人集體創作的朗誦長詩「南大頌」，白蒙的小說集「清晨」，皆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以及一些其他的書集，一時不能一一列出。

這個時期的文藝活動是與當時的文娛活動採取着互相配合的步驟，因此大家就提出舞台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應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口號。在實踐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表現，如「南大頌」以詩歌造型演出就是個例子，不過與理想的境地還是有些距離：當時的文娛活動雖然非常蓬勃，許多文娛工作者都極盼望文藝工作者寫出以此時此地為內容的劇本、詩歌朗誦等作品，給予他們演出，然而文藝工作者的主觀努力，並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不過，文藝工作者對文娛活動的開展是十分關注，他們經常及時地寫出劇評和其他的各種有關的意見給予批評與協助。

當時文藝活動基本上是朝向反對黃色文化、提倡與建立健康文化、提倡愛國主義精神與配合爭取獨立自主的步驟的路向前進的；文藝活動基本上也是走大衆化的路線的。

不過有部分文藝界的朋友還是喜歡將文藝當為發洩小資產階級脆弱的情感的東西，他們不喜歡文藝大衆化；有部分的朋友喜歡着重描寫男女之間有關性的生活或將它擴大，而又引經據典地聲辯這并不是黃色的東西。

當時文藝界另有一些特殊現象，那就是喜歡鬧宗派與喜歡搞小圈子，這主要是「朋友主義」在作祟，只要某人是我的朋友，不論他的作品是怎樣的，不論他的意見是怎樣的，我總是要捧，要支持；互相吹噓的風氣也曾經流行過，因為那些人以為這樣是登上文壇寶座的捷徑。

但是另一方面却是進行着嚴肅有原則的文藝批評工作，進行着原則性的文藝團結工作。當時的文藝界的團結對象是相當廣大的，不論他是自然派，浪漫派，現實主義派或是新現實主義派，只要他不是黃色文化份子，只要他反對黃色文化，贊成爭取獨立，他就是被團結的對象。

一直到了一九五六年七月間，新加坡四個純文藝出版社（匯流、生活文叢、人間及文藝報）聯合舉行了一次文藝界聯誼座談會，會中檢討文藝活動的各種問題並認為有組織「文藝寫作者協會」的必要，於是便選出九人籌委會，進行組織註冊工作，籌委會主席為冰梅，并敦請陳維忠先生為法律顧問。

經過「文藝寫作者協會」籌委積極的努力，終於團結與聯合了文藝界的前輩與後進者七十多名為發起人，可說是呈現了文藝界空前的大團結，他們并聯合發表「文藝寫作者協會組織緣起」。

該「組織緣起」指出：「我們認為，近幾年來的新馬文藝界缺乏很好的聯系，實有散沙現象存在，倘如能够有個全面性的組織必然將會發揚文藝界團結互助的優秀傳統精神，促進加強新馬健康新文藝運動」。該「組織緣起」又指出：「我們主張組織『寫作者協會』的宗旨，是為聯絡所有文藝工作者的感情，促進相互的了解，共同研究有關各種文藝問題」。

另一文藝界人士碧雷先生也為祝賀行將誕生的「文藝寫作者協會」寫了一篇「實現馬華文藝界的大團結」，提出有關文藝界團結問題的看法。碧雷先生在該文指出：「文藝工作者必須在愛國主義的大前提下去啓蒙民衆，鼓起愛國熱忱，發揚愛國力量，堅決捍衛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爭取馬來亞自由幸福和平早日實現。為着迎接新形勢、新任務的來臨，文藝界必須徹底肅清宗派主義的歪風，摒棄『文人相輕』的封建思想殘餘，在顧全大局的原則下，聯絡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堅強無比的文藝陣綫，特別是作為新生力量的青年寫作者和前一輩的寫作者緊密地聯繫，在前一輩寫作者豐富經驗的指導下，學習他們純熟的技巧，避免重蹈已經犯過的錯誤，這才能有效地推動文藝界的全面工作，發揮出文藝界的『偉大力量』。」此外，還有許多的文藝界人士都在各報章副刊與各文藝刊物中發表文章對「文藝寫作者協會」的組織表示歡迎與支持，并發表意見；不過從上述二位文友的意見，可看出文藝界人士對文藝界團結問題一般的原則與態度。

當時的文藝界熱烈與積極地組織「文藝寫作者協會」可說是文藝界空前大團結的階段已經到來了，可是非常不幸的是：這個大家多時不斷努力的成果，也由於一九五六年年年底新加坡整個政治環境發生劇變而付諸東流，「文藝寫作者協會」不但組織不成，全時也可說是遭到與上述文藝刊物同樣的命運，當時該會籌委會主席冰梅先生就在這政治轉變的緊要關頭被扣留，「文藝寫作者協

會」不但不能獲得批准正式註冊成立，全時組織工作也由於整個局勢的動盪而不得不中斷。

一九五六年年底，政治劇變中的風暴，促使本邦文藝界的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於是自那個時候起，文藝界就呈現一片寂靜。不過，這種寂靜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本邦的文藝工作者，又繼承了以往的優良傳統，克服了當時環境的各種困難與阻礙，打破了當時的寂靜，繼續地展開工作。

到了一九五七年開頭的不久，文壇上一時寂靜的情況，就逐漸地被文藝工作者的主觀努力所打破了。不過，那時文壇的情況與政治風暴到來之前的盛況相比，却遜色得多了，純文藝雜誌可說已經沒有，許多常寫而較成熟的寫作者也多由於環境的關係暫時擱筆或是少寫了，有關團結文藝界人士的活動也可說是沒有了，此時的文藝界多是個別從事寫作工作，向社會貢獻出一些微薄的力量，因此一九五七年間的文壇，可說是處於低潮。不過我們可以說一切不合理的困難與阻礙是阻止不了文藝界人士的熱忱與對社會貢獻出一份不可忽視的努力的，因此，那時本邦的文藝界可說是又在那沉悶的政治氣候中蘇醒過來，他們已主動地整裝起來，準備行動了。

由於環境的困難，純文藝的刊物都已不存在，報章的副刊編輯也由於處在政治低潮的環境中，採用稿件都非常慎重小心。寫作者們也因此少寫稿件投至刊物與副刊上發表。但是當時的文藝活動又以另一種特別的形式出現：文藝青年自身組織出版社，在與寫作者的共全努力下，大家將自己的作品收成集子出版。

一九五七年間出版的文藝作品集子甚多，其中專集有：高寧的詩集「黎明的海岸」，堂勇的詩集「生命的火花」，常夫的詩集「牆外集」；光華的小說「老街的寡婦」，方北方的小說「遲亮的早晨」；其他散文與小品的集子有：趙度的「草窗隨筆」，鐵流的「生活綫上」，希邦的「黑白集」，李冰人的「黃花集」，貂問渭的「小鬼春秋」，雲里風的「黑色的牢門」，這只是略舉一部份以資參考。

由於當時環境困難與文藝刊物的准字難以取得，除了上述文藝界友人自組出版社，以出版「文叢」與「叢刊」的形式衝破困難展開活動外，一九五七年間利用上述形式出版的文叢與叢刊的有：田沁等的詩文集「喜悅的回音」，新民文化社的「海的翻身」和「太陽照在勿洛新村里」，中學生文叢的「童戀」

與「荷塘上」，沙漠出版社的「陷阱」，文藝報出版社的「九月的風」與南大中國語文研究會的「藝文」等。

一九五八年間正是文藝界漸漸地蘇醒過來，開始設法活動的階段，不過基於政治氣候還是十分沈悶，因此大家雖然作了主觀的努力，但當時的文藝活動還是停留在某個階段上。

首先，大家都企圖通過出版新的純文藝刊物或通過恢復和增加某一新的文藝副刊，讓更多的人能有投稿發表的機會，進一步恢復文藝界的活力。

於是一些新的純文藝刊物和副刊就因此出現了。八月一日在新加坡出現了「萌芽」，吉隆坡方面三日刊「鐘聲報」也附有副刊「文藝」，檳城的「東方報」也揚聲要推動文藝運動。當年二月間南洋商報多出現了文藝副刊「新苗」，四月初星洲日報也多增設「文藝」副刊。

然而，上述的文藝界友人的主觀努力，終究由於整個政治氣候沈悶的緣故，不能繼續地獲得更多的成就。有些刊物與副刊由於環境的緣故，出版斷斷續續，甚至終於停刊。「萌芽」文藝雜誌於八月一日創刊，一直到十月間只出了三期，准字就被吊銷；「鐘聲報」的准字也遭到全樣的命運，它的副刊「文藝」自然也跟着消失了；其他的文藝副刊創刊較早的「文風」和「新苗」，「文藝」等也因環境的關係，漸漸的消失了。

刊物准字難獲得，即使獲得了，也容易被吊銷或者難以存在，這些還是一九五八年文藝界活動現況的特點。由於此故，文藝界友人只得仍舊掌握「出文集與叢刊」的辦法，衝破人為的困難，繼續努力工作下去。當時大眾文化社出版的「下鄉」，新民文化出版的「山村」，沙漠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之歌」，南洋大學創作社出版的「夏天的街」等都是以上述的方式爭取得出版條件的。

一九五八年間，文藝界雖沒特別顯著的活動，不過，出書的風氣倒是相當濃厚的。在李汝琳的主持下，經過他一番的努力，「新馬文藝叢書」終於出現了，此叢書第一輯包括：絮絮的小說集「坎米之死」；苗秀的小說集「邊鼓」；雲里風的小說集「出路」；趙戎的小說集「芭洋上」；紹間涓的小說集「蝕蝕」；漢素音女士的長篇小說「餐風飲露」（上集）；韋暈的中篇小說「還鄉願」；李星可的戲劇集「報窮」，周槃的詩集「青春」，杏影的散文集「趁年輕的時候」以及李汝琳本人的小說集「姐妹倆」等。

其他出版社與個人出版的有：林丹等的小說散文集「無星的夜晚」，獅城文化社出版由孜肅等人撰的「散文選集」，李冰人的散文隨筆集「踏青散草」，連士升的隨筆「海濱寄簡」；馬陽的詩集「山民曲」，江帆的詩集「創造之歌」；謝明的小說集「懷疑」，斌子的小說集「陽光下的人們」，胡牧的小說集「回春曲」，韋暈的小說集「都門抄」，魏明的小說集「魯素英」，吐虹的小說集「第一次飛」等。

自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以來，由於人民團結一致奮鬥的結果，終於促使新加坡的政治地位推進一步。當前執政者也推行和貫徹反對黃色文化的政策，把販賣黃色文化者打得頭破血流，也會比以前給文藝活動開創了更便利的條件。不過從這一年多文藝界的情況看來，我們的文藝界并未從過去的創傷中完全恢復過來，因此所獲得的成就也未如所預料的滿意。文藝界活動的一些主觀努力的不够與部分客觀條件的限制，希望今後能够加以克服。

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來，雖然文藝界也出版過純文藝的雜誌如「長堤」月刊與「大學青年」等，然而這些雜誌因主客觀條件的局限，不是出了一兩期就夭折，就是把定期的轉變為不定期的變形叢刊。為甚麼我們不能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而推出一種定期而具有水準的純文藝刊物呢？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文藝界雖然出現過許多專集如趙戎的小說「海戀」，方北方的小說「思想請假的人」，李過的小說「大港」，于沫我的小說「末流」，紹問渭的小說「金馬梭的膠園」，姜凌的小說「春暖」，謝克的小說「新加坡小景」，陳全的小說「學藝記」，林參天的小說「濃烟」，韋暈的小說「舊地」，宋雅的小說「呵，我是青年了！」，苗芒的散文「銅鑼聲中」，林潮的散文「野火」，杏影的散文小品「書與人」，斌子的散文「生命的浮雕」，麥青的散文「征旅集」，戚北華的散文「黎明前的行腳」，杜紅的詩「樹膠花開」，鍾祺的詩「土地的話」，陳白影的詩「陳白影詩集」，嚴冬的詩「一個奴隸的夢」，羅凌的詩「青春之歌」，白鶴的詩集「苦難篇」，李汝琳的雜文「消夜集」，陳凡的雜文「悶雷集」，李冰人的雜文「黑夜無題草」，賀斧的雜文「黑夜行」，林晨的劇本「陋巷里」，李星可的劇本「亂世春秋」，林彤的劇本「罪根」，方修的研究論著「馬華文壇往事」等，以及其他文藝叢刊如馬來亞文化服務社的「山城的戀歌」，「稻穗的青春」，文藝出版社的「理論與創作」，「文學，生活」，新詩出版社的「幸福的召喚」，「長夜與黎明」，愛國出版社的「文化

問題及其他」，馬來亞半島文化社的「新山橋的故事」，南洋大學創作社的「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馬來亞理想文化社的「把青春獻給祖國」，青年文化社的「投向祖國的懷抱」等等，但是這些成績並不能令人滿意。上述的文藝創作，除了一些叢刊所收集的作品是新的創作外，其他多是文藝工作者過去數年來的舊作，把它輯成集子出版。嚴格地說，其中許多並不能算是這一年的成就。因此，今後我們的文藝界應當克服更多的困難與缺點，取得更多的成就。

今年，隨着一九六一年新的一年到來，文藝界應有着新的氣象。當前的文藝界還是有着小圈子主義的存在；我們應努力打破一個個的小圈子，把文藝界的大多數作者緊密地團結起來，為同一的目標奮鬥。不久以前，雖然有些文藝界友人欲發起組織一個「作家協會」，但是他們所持的組織原則，如會員資格等皆不為文藝界大多數工作者所同意，因此事到今天還未組織成功，即使是組織成功吧，許多人皆不能參加或是不願參加，畢竟是不合理的，雖然，「作家協會」發起人的熱忱是值得稱許的。

當前的文藝界必須打破各種成見，為同一的目標而奮鬥，這是大家所一致同意的，但是唯有組織一個類似以前醞釀「寫作者協會」的機構，才有可能把這項工作做好。一九五六年間文藝界所努力組織的「寫作者協會」已充分地表現了廣泛團結文藝界的工作是完全可能做到的。當時，該機構不能組織成功，不是別的原因，只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所致。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組織「寫作協會」所提出的一些原則為廣大的文藝界前輩與後進所接受，並且許多文藝界前輩與年青的一代都已欣然地接受為該機構的發起人，因此，我們目前應充分地利用當時所努力過並獲得成就為基礎，重新提出當時已同意的原則，把一個新的如「寫作者協會」一樣的機構組織起來。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了解馬華文藝的史實該是多麼的豐富多彩。筆者經過了多位文友的協助，多方的搜集材料，只能描劃出一個非常簡單的輪廓（其實也說不上什麼輪廓），對整個史實來說真是掛一漏萬。

因此，我們希望大家能拋棄各種不必要的誤解與成見，打破各個小圈子，為了共同的目標，從各方面將散失於各個角落的史料收集起來，並加以整理、分析和總結。若是要將整理馬華文藝史料的工作做得出色並取得豐收，而進一步地推動整個文藝活動往前進一步，那麼這項工作應是一項集體的巨大工程，唯有在集體的分工和同心協力的狀況下，才能將工作做好——將來可能成立的

廣泛團結文藝界如寫作者協會的團體來負起這項工作是再恰當不過的；又如國家語文局，本邦兩間大學的語文系能與有關的團體來從事於此事也是十分理想的。不過在上述的團體機構還未成立或負起工作前，一些個別文友如方修先生等人埋頭苦幹地從事於此項工作是完全值得大家敬佩的。

不論是個別的文友或是有關的團體機構來領導集體地完成此項工作，大家的目的應是純正的，大家的態度應是認真而科學的，假如是帶着一點或半點個人的目的來從事於此項工作，假如是以浮而不實的態度，以不懂裝懂的態度來作此項工作，必然地要把工作做壞，必然地總結不出什好的東西；結果不但沒有給整個的文藝工作帶來好處，反而損害了它。這是大家必須注意的。

我們的文藝界先輩走過了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在困難面前退却；不論是在歷史上怎樣緊張的關頭，他們都欣然負起了自己必須負起的歷史任務——暴露黑暗、歌頌光明、教育與鼓舞廣大的人們把社會往前推。在這漫長而艱苦的路上，我們的文藝界先輩基本上還是反對宗派主義與門戶主義，主張廣泛地團結文藝界大多數朋友為共同目標奮鬥。

隨着新的一年的到來，我們希望文藝界友人積極工作，把廣泛地團結文藝工作者的總機構組織起來。文藝工作者是有着做不完的歷史任務的；舊的任務完成了，新的任務又緊接着到來。今天，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繼續地暴露黑暗，歌頌光明；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與全民并肩工作，將本邦的局勢往前頭推進，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爭取本邦的全面獨立，我們應以我們的小說、劇本、詩歌、散文鼓舞並教育廣大人民，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動員他們把新馬的社會改革得更美好、更幸福。

我們今後的文藝路向還是不變，我們應繼承文藝界先輩的優良傳統，並將它發揚光大。我們應繼續地朝向反對門戶宗派主義，廣泛地團結文藝界的大多數朋友，朝向現實主義大衆化的道路邁進。

此外，尚有懷奇阿的略談「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全文如下：

由於南大中國語文學會這次所舉辦的「馬華文藝座談會」的成績不够理想，引起本邦文藝界的人士不滿。這次座談會也曾談及「馬華文藝」與「僑民文

藝」的論爭問題，聽衆有人認爲主講者所說的不但不夠詳細，而且有違背事實之嫌。

我相信本邦知道該次論爭的前因後果及經過詳情的一定不乏其人。我之所以遲遲不敢動筆就是希望那些知道得更詳細和清楚的人士敢挺胸出來把事情的眞象公開，以解除大家的疑雲。既然知者不言，我這個只知該次論爭的一鱗半爪者也不能保持緘默了。下面就是我所知道關於該次論爭的來龍去脈。

一九四八年前後可說是新馬文壇最熱鬧的年份。當時從事文藝工作的知識份子除原有一批人馬外，逃避中國蔣政權的迫害的中國文藝工作者，也多半的紛紛向外南逃，使得新馬兩地的文壇有如錦上添花，到處開滿燦爛的花朵。這些文藝工作者和一些南來已久的左翼文藝工作者雖然也關心當地的政治，但不可否認的，他們都在等待國內（指中國）的局勢好轉，準備回去參加建設工作。因此，一些有遠見而準備在這兒生根落地的文藝工作者，當然不滿他們這種一腳踏兩隻船的態度。這就隱伏了產生該次論爭的因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星洲的星華文協會（領導人是：米軍，杜邊，丁家瑞，汪金丁等。會所設在密陀律，即今泛星工會同樓）舉辦了一次「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座談會。這次討論可能就是引致論戰的導火綫。次年，戰友報新年特刊上登載了兩篇文章：馬華君的「馬來亞華僑與政制鬥爭」、周容君的「談馬華文藝」。就是這兩篇文章觸發了該次論爭。

馬華君主張華僑應參加當地的民族民主鬥爭，應下決心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周容君主張當地作家的作品應該反映「此時此地」的現實。馬華文藝應有獨特的內容，不應該寫以中國爲背景的作品。他還把胡愈之和一些流亡南來的作家稱爲「僑民作家」和「逃難作家」。

一開始，我們便可看出，這不是一次純文藝問題的論戰。這次論戰的政治氣氛是很濃厚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第一〇八期的風下周刊發表了沙平先生（該刊主篇胡愈之的另一筆名）的一篇題爲「朋友，你鑽進牛角尖裏去了」的論文分析馬華和周容兩君論點不對的地方。胡氏反對華僑完全與中國脫離關係的主張。他認爲當地華僑參加民族民主鬥爭，和華僑要不要和中國斷絕關係，是兩個問題，根本沒有關連。談及文藝問題時，胡氏以爲文藝的形式才是獨特的，內容則是國際的。他認爲當時馬華文藝還只處在萌芽的階段，多翻譯和多介紹外國（尤其是中國）的文藝作品，對新的文藝形式的形成是有益的。至於

反映「此時此地」現實的文藝，不一定要以一九四八年的馬來亞作題材。如「阿Q正傳」也是反映馬來亞華僑社會的現實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論爭就是這樣展開的。接着，吉隆坡出版的民聲報也聲援戰友報而加入論戰。胡愈之這邊也不甘示弱。先後參戰的有南僑日報的一撰稿人（由於有關資料全部散失，此處沒法一一引証），和在檳城出版的現代周刊撰稿人（主編洪絲絲）。

汪金丁先生在第一一三期的風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開窗子，透空氣」答覆周容君的「談馬華文藝」。他不同意把華僑機械地分為兩種。他以為應該把華僑當作一整體來看。因為華僑有着兩重的鬥爭任務。同時他也附和胡愈之「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國際的」的說法。他以為當一名「僑民作家」並不可恥，他舉出許多世界名作家如但丁、高爾基等在外國當僑民（避難）時還完成他們的巨著的實例。

儘管論爭雙方這時已鬧得鑼鼓喧天，我們從他們的發言的地盤不難看出，這是當時新馬左翼陣營內的論爭。這種論爭是建立在友愛的基礎上的。蓋論爭的兩方都一直強調大家是朋友，不是敵人。他們都希望從論爭中得出一個結論，而結成一條統一戰綫。至於當時被論爭者認為是跑「中間路綫」或「中間偏右」的幾家商人辦的報紙副刊的一些固定撰稿人，他們在這場論戰中並非扮演戰士的角色，而只是觀眾台上擊鼓助戰的啦啦隊，偶而向戰場高喊幾聲，助長一邊的聲勢而已。如果「中文學會的座談會」所講的當時趙戎先生發表文章最多，是主戰者之一的話屬實豈不變成喧賓奪主。事實是沒有這種可能的。汪金丁先生在「開窗子，透空氣」一文中還提到當時有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希望他們打得兩敗俱傷的話。

至於論爭時雙方的態度問題，不可否認的馬華派的肝火較盛。這一點不難從周容君的文章措詞中看出。他指「僑民作家」是「手執報紙，眼望天外」，說這「決不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態度」。同時還說「逃難作家」是那些「逃避現實，放下鬥爭任務的作家」。當然這只是一個比喻而已，事實上他並以為胡愈之等是一些逃避現實的作家。胡氏本身認為逃難是光榮的事，他說世界聞名的革命家如孫中山先生等就曾多次往海外避難。「僑民」派在這場論爭中始終保持冷靜與和藹說理的態度。甚至連「牛角尖」這三個字也深怕含有謾罵的意思而不敢輕易用之。這種批評家的風度實在難能可貴。

當時在論爭中也曾提到一個問題，與本邦不久以前的一次論爭不謀而合，這就是作家的資格問題。當論爭轟轟烈烈地展開的時候，有一位署名西樵的在本邦某中立報上表了一篇「略論僑民文藝」的文章，說馬華文藝新舊作家，羅列出來也有一大串的名字。洪絲絲却不以為然。他說並不是凡有作品出版的就是作家。如果按照比較嚴格的解釋，要學有專長的才可說是「家」，專長學問不到家的就不能稱「家」。

至於這次論爭是怎樣結束的呢？事實絕非像中文學會的座談會所說的那麼簡單，論戰結果是馬華文藝勝利。跟一路來的一切論爭沒有兩樣，在論爭的末期，「文章的調子，已漸漸地從中心滑脫到枝節，而且不自覺地帶有一點意氣的成份了。」（夏衍語，按夏衍先生曾於一九四八年在本地作短期的逗留）這時候在香港避難的郭沫若先生，應司馬文森的要求在後者所編的「文藝生活」海外版第一期（月刊）上寫一篇關於「馬華化」的問題的文章，他根據自己所持的原則和見解，贊成馬華應有「土生文藝」（即馬華化）。雖然他知道問題當時仍在馬華熱烈討論中，但他還沒看過論爭的兩造有關這問題的片言隻語，他們所持的論點他當然毫無所知。文章發表後，夏衍先生才把問題的全貌告訴他，並把周容與沙平等的文章和星華文協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座談會」的記錄拿給他看。過後他又再在「文藝生活」第二期上發表一篇申述「馬華化」的文章，而不是像中文學會的座談會一主講者所說的是由汪金丁寫信去制止的。實際上，像郭氏那樣有地位的學者會輕易被人牽着鼻子走嗎？況且在郭氏的第二篇文章中，他並沒否定他第一篇文章的論點，只是加以補充而已。他重申：「馬華文藝的建設是應該的，馬來亞的文藝工作者不能和馬來亞的『此時此地』的現實脫離是應該的。」但他不同意「把表現馬來亞此時此地的文藝切取為『馬華文藝』，而把表現中國人民鬥爭的文藝割棄為『僑民文藝』」。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要把兩半合攏來才能成為健康的馬來亞文藝，事實上兩半都是現實的，不能認為前半是現實，後半就不是現實……把現實局限在『此時此地』的題材上去了解，在我看來是走了偏向，因而也就把問題弄得愈加紛亂了……」

夏衍先生也在同一期的「文藝生活」上發表一篇題為「馬華文藝試論」的文章。他認為「馬華」兩字就規定雙重任務的性質，對於為中國和為馬來亞雙重任務的孰輕孰重，孰先孰後的問題，就依據各人的實際情況而定，決不能根

據主觀的願望而有所偏廢。談到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問題，他肯定獨特性的存在，但是馬華文藝不該只強調其獨特性而忽略世界進步文藝乃至共有文化的一般性的原則。

經過郭沫若和夏衍兩位文藝界先進出來圓場後，論爭中的雙方都尊重他們兩位的寶貴指示而停止了爭論，事情至此告一段落。並不像今天一般人所想像的論爭結果自然是馬華派勝利，蓋當時新馬華僑尚未與中國完全絕緣，他們的馬來亞意識還十分薄弱，除了一些土生華僑或歸化英籍擁有雙重國籍外，泰半華僑仍持有中國籍。馬來亞公民既不存在，他們唯一的國籍仍舊是中國，因此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看法來判斷過去發生的事情。老實說，要是今天中國沒有發生革命，新馬華僑年老的一輩效忠馬來亞的觀念恐怕還得打一個大折扣。

關於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問題，方修在1956年5月間即曾寫了一篇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問題的論述文字。爲了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楚的概念起見，我們不妨將它引錄下來，以供大家參考：

聽到一位比較年輕的朋友問起以前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的情形時，我真有點驚異於時光逝去的飛速。這一場波瀾壯闊的論戰的發生，推算起來，距今竟差不多有了九個年頭。由於時移勢易，有關文獻，多半散失；不但年輕的朋友們，對於當時的情形，不易窺見，就是我們一些曾經會逢其盛的人，對於事件的始末，爭論的內容，却也記得不很清楚了。

然而，若干曾經參與這場論戰，以及比較留意這些文字的作者，由於印象的深刻，對於這件陳年舊事，應該還可以追述得相當詳細。我很希望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經常寫點出來。這一方面可以爲馬華文藝的發展保留一點史實，爲當地文藝工作者的戰績留下一點痕跡，一方面也可以適應一些青年作者的需求，給當前的文藝運動作參考。至於本篇所寫的，祇是作爲當時的一個觀戰者的一點印象與感想而已，謬誤或失實之處，自所難免。

記起那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初的事。那時候，提出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我以爲條件是够成熟的。簡略說來，馬來亞二百多萬華人由於幾百年來參加當地的開發事業，早已在政治、經濟、文化、以至感情上，和當地建立了不可分離的關係，他們多半願以馬來亞爲永久的家鄉，繼續服務，終老於此。然而，儘管他們是那麼決定了把畢生的心力貢獻給本邦，把馬來亞作爲子孫衍遞的地方；有的更是已經世代居此，和中國脫離了一切聯繫，但他們在本邦的政制

上的地位，事業上的發展，却還受到不少的限制。因此，他們一方面又需要爭取政治地位的改善。他們要做公民而非僑民，他們要和其他各民族共同做馬來亞的主人，而非屈居於寄人籬下的地位。事實上，華人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也確已開始。文藝是反映現實的，所以馬華文藝必須反映馬來亞華人這種實際情況。同時，文藝又是指導現實的，所以馬華文藝更需要強調馬來亞華人在本邦扎根的思想，強調馬來亞華人在當地爭取合法權利的努力和必要。這就使到馬華文藝和中國作品，儘管是同一民族的藝術，用同樣的語文來寫作，却也有了本質上的不同。比方說，同樣是一種愛國主義的作品，中國文藝主要的是服務於中華人民的解放事業，馬華文藝却是在促進當地三大民族的團結，爭取憲制的革新。馬華文藝的這些特質，我以為就是所謂獨特性。用最簡單的字眼來概括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內容，就是所謂「寫此時此地」。

當時，文藝界提出「獨特性」的口號，強調「寫此時此地」，固然是爲了顯示馬華文藝和中國文藝的區別，同時也是爲了澄清當地文藝活動的主流。記得大家所着重的，還是屬於後述一點。因爲那時候，當地還有一些作者，抱着作客異鄉的態度在寫作，遠趕不上形勢的要求。而剛從中國南來的很多作家，更是身居海外，心切中原，所發言論，少有關懷到本邦人民的利益；所寫作品，沒有能够反映出當地的現實。因此，文藝界就對這種作風展開批判，大概是爲了便利於稱謂的緣故，也就把這些作品叫做「僑民文藝」，把這些作家稱爲「僑民作家」。但這麼一來，無意間就使到文藝界分成了兩個壁壘，一方面是馬華文藝或馬華作家，另方面則是僑民文藝或僑民作家，界線分明，爭辯也就更形劇烈。

最先分析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展開對於僑民文藝的批判的，似乎是登載在北馬的一家報章上的兩篇長篇論文，也許是措辭方面比較激烈一點，兼以當時的所謂僑民文藝，隱含有躲避現實的意思，這就引起一些僑民作家的反感。隔了不久，新加坡的一家週報發表了一篇反駁的文章，大意是說僑民文藝無可非議，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期，就沒有寫過一篇反映當時意大利現實的作品，提倡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人，顯然是走進牛角尖里去了。同時指出馬華文藝獨特性一詞，就字上面講，只能是馬來亞其他民族的文藝如馬來文藝之類的對稱，不能針對中國文藝或僑民文藝而提出。因爲當地華人的文藝，祇有和中國國內的作品相同，才能顯出它在馬來亞的獨特。舉例說，馬來亞的華人，用筷子吃飯才算獨特，用手吃飯就不見得獨特了。

接着，馬華作者方面，又來了一篇駁覆的文字，特別指出高爾基在意大利居留時期，倒是寫過有關意大利的作品，那就是「意大利的故事」。這時，雙方的文字，已經有點兒意氣作用。其後進入混戰時期，星馬各種報刊，多發表過有關的論爭文字，有的更是流於枝節問題的辯駁。幸而原則性的討論並沒有停止過，而且更加開展。一些文學團體，以及普通讀書會，研究社之類組織，也陸續進行集體的探討。最後，由於中國名作家郭沫若和夏衍等，都先後在香港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意見，一致認為馬華文藝應有其獨特性，即是和中國國內作品不同的特質，一些僑民作家才不再說什麼。這樣，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算是被肯定了。記得新加坡的若干文藝作者，對這問題也開過座談會討論，結果根據發言者的意見，整理出一篇十分完整的文字。

當時，參加論戰的文章，篇數很不少，就我所讀到的來說，我覺得雙方除了觀點上的歧異之外，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強調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文字，多半是由當地的文藝作者執筆；但為僑民文藝辯護的，主要却是幾位政論家，真正的僑民作家，倒較少發表重要的意見。由於是政論家來談文藝問題，所以在純文藝的範疇內，有時就免不了要顯得不大在行。譬如說高爾基在意大利時期沒有寫過關於居留地的作品，就是一例。又如他們對於「獨特性」一詞，認為在文字本身便有毛病，應該說是「特殊性」才對；因而在應用時，有的把獨特性加上一個引號，或在下面註明「即特殊性」，有的更索性改為特殊性。實則獨特這一字眼，並非馬華作者生造出來的，中國的一些批評家，也經常有用到。例如馮雪峯論述鲁迅的雜感文時，就說那是鲁迅先生所創的「獨特形式」。所以，如果經常留意着一些文藝理論文字的人，是不會對於獨特二字感到生疏的。

然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問題，畢竟不祇是文藝範疇內的問題，而是涉及政治民族等多方面的，所以即使是對於文藝不大在行的政論家，有時倒還能談得頭頭是道，而且常有頗為警闢的見解。他們指出和馬華文藝對稱的，應該是馬來文藝而不是僑民文藝這一點，就實在有點道理。馬華文藝獨特的語意，的確有點雙關，沒有目前的所謂「馬來亞化」那麼易懂。例如現在馬來亞有個華人的團體，叫做馬華公會，它是與馬來人和印度人的政團如巫統，馬印國大黨等對稱的，並非對於一些所謂僑團顯示其獨特。但咬文嚼字，究屬微枝末節，無助於原則上的辯難。一個名詞，縱或有點兒費解，在解釋清楚了之後，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在大家習用了之後，它的特定的涵義，更可以確定下來。這種

情形，並不乏先例。

此外，我覺得中國的一兩位名作家，雖然也贊成馬華文藝應有其獨特性，而且由於他們在文藝界的崇高地位，他們的及時提出意見，對於當時問題的論爭的解決，更有着莫大的幫助，但他們對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解釋法，和當地一些作者的見解，却還有一點距離。他們似乎把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解釋為馬來亞這個特別複雜的社會反映，以及在這種特別複雜的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創造之類。按照我的理解來說，這僅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面而已，另外更重要的一面，則是關係到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作品主題或中心思想等等。即是說，作者應該以馬來亞主人的一份子的立場在寫作，盡量摒棄僑民思想或作客觀念。如果一篇作品，題材是馬來亞的，主題却是在宣揚「回國」思想，有如近年來散見於各種報刊的某些小說，我以為這其實還是僑民文藝，而不是馬華文藝，或者說缺乏馬華文藝應有的獨特性。

對於「馬華」二字，記得中國一兩位名作家的看法，也有和當作者不同的地方。他們認為這兩字就規定了馬華作家以至馬來亞華人的雙重任務：為馬來亞同時也為中國。因為是住在馬來亞，所以應該為馬來亞服務，因為是中華民族，所以又應該關心中國人民的事業。我以為即使是在強調馬華作家的雙重任務，這種解釋法也不確當。如果說馬華作家有着雙重的任務，那應該是指作家們一方面需要為當地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和本邦的獨立建國而奮鬥，一方面還需要為消滅種族歧視的現象，爭取馬來亞華人應得的權益而努力。前者是為馬來亞，後者是為華人。現在看來，馬華作家的負有這雙重的任務是更加明顯了。在星加坡，默迪加的呼聲，响徹雲霄，在聯合邦，更是獲得了獨立的確期，但華人應有的權益，却還沒有得到保證，爭取公民權的熱潮，終於奔騰澎湃，在獨立和團結的原則底下，匯成了雄壯的洪流。馬華作家的工作，顯然是需要和這種民衆運動相配合的。至於關心中國的人民事業，應該說是基於民族的感情，以及對於民主和平事業的支持等等，不能說是馬華作者的主要任務或工作重心。

大體上說，中國名作家當時所發表的意見，總算相當正確，有些更是無可更易的定論。諸如他們認為當地的現實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由你不去關心，所以縱使是一個僑民作家，也非注意當地的事情，為當地服務不可；認為強調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也不能忽略文藝一般性的原則，如文藝應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文藝應為工農大衆服務等；認為一方面注意當地的特殊事物，一方

面也應該吸取外來的藝術源泉等；這些論旨，直到現在，還是我們所努力的方向。

9月30日馬來亞青年報發表了沙央的「馬華文藝向何方？」。10月1日星洲漫步再一次地出現了止的有關文章。12日民報更有葉風的1930年前馬華文藝界一瞥。對於30年以前的馬華文藝活動概況，作了如下的介紹：

關於馬華文藝起源的年期，直到今天，我們聽到的似是一九三〇年。這年期幾乎已被肯定下來了，主張這種說法的人，並沒有舉出甚麼具體的憑據來。又另有起源的年期應該是一九二八年後的說法，這種說法還似乎有一點依據，那是說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老蔣清黨，大批智識份子逃亡南來，於是，遂有馬華文壇的設立。

其實，不管一九二八年也好，一九三〇年也好，一九三一年也好，這完全是不正確的。

遠在一九三五年間，林參天先生在他寫的「馬華文壇沉寂的原因」一文中，已經大略提起一九二五年前後，馬華文藝的蓬勃概況了。林參天先生說，當時前後已有「星光」「洪荒」「藝文」「野葩」「新航路」等文藝副刊。

在戰前鄭文通先生發表的「十二年來的馬華文壇」一文中，也提起「洪荒」「荒島」「文藝三日刊」「椰林」「野葩」「新航路」「綠漪」「瀑布」等文藝副刊，即是早期馬華文壇的根據地了。這些副刊的創刊年期都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一九二五年以後。必須着重指出：鄭、林二先生所提起的這些副刊，都是純文藝性的。而且內容並不照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蕪雜」；文字也並不見得怎樣「幼稚」。

當時，寫作者雖不比後期多，但傑出的人材却頗不少。副刊的編者的才華也是挺秀的。如：譚雲山，曾聖提，曾華丁，鄭文通，陳鍊青等都是會編會寫的佼佼人才。

譚雲山目前任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曾聖提是以甘地唯一的中國徒弟見稱，他著的「在甘地先生左右」一書曾由本邦某書局出版，目前，曾先生在北京，據聞不久前他有一些譯著出版。陳鍊青曾在本邦最早的一間華文日報「叻報」擔任編輯，所編的副刊「椰林」，是以新寫實主義為標榜的，該副刊的文章，一般上的思想性是會比當時其他副刊的作品來得堅實的。陳先生的著

作雖未成集，數量却相當多，據聞陳先生回到中國後，在中國文壇也頗有一些名氣。鄭文通先生從一九二八年，担任「荒島」文藝副刊編輯開始，直至星洲淪陷前止，其間曾編過「荒島」、「曼陀羅」、「綠漪」、「文藝廣場」、「雷鞭」、「瀑布」、「文藝」、「新國民文學」，其中以「瀑布」的年期最長，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一共維持五年。論其功績也可算不少。鄭先生的論著相當多，散見於他所編的或當時其他的副刊。曾華丁先生在一九二九年間所編的「壓覺」，已採用文字橫排的形式，在當時可真太新鮮了，曾先生所寫的散文，小說也很好。

上述所提的副刊，除一兩個是報館當局所主持的外，其他全是由一些喜愛文藝的青年朋友，各立小組組織來主持，所編的刊物，都附設在當時的大報上。由於記憶關係，也很難將那些小組組織的成員說得詳細。在此順筆交代，免得會受人指責有偏愛之嫌。

亂扯了老半天，筆者尚不能確定馬華文藝起源的年期。我以為要正確地肯定「起源於何時」，這問題還是留待一些文學史家去研究罷。

在筆者結束本文之前，憑記憶所能，將早期的馬華文藝副刊以創刊先後為序臚列於下：

（一）「星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創刊，附刊在叻報，編者譚雲山。

（二）「荒島」，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創刊。附刊在新國民日報，編者未詳。

（三）「洪荒」，一九二七年八月間創刊，附刊在南洋商報，編者未詳。

（四）「綠漪」，一九二七年底創刊，附刊在新國民日報，主編鄭文通。

（五）「椰林」，一九二八年底創刊，是叻報的副刊之一，主編是陳鍊青。

（六）「文藝三日刊」，一九二九年初創刊，南洋商報副刊之一，主編曾聖提。

（七）「瀑布」，大約於一九二九年間創刊，附刊在新國民日報，鄭文通是該刊主要編者之一。

（八）「野葩」，一九三〇年初創刊，星洲日報副刊之一，編者王澄波。

（九）「壓覺」，一九三〇年八月創刊，附刊在南洋商報，編者曾華丁。

上列九個副刊在一九三二年間，除「瀑布」外，都先後停刊，原因未詳。筆者對各副刊的創刊年期的指出，相信其中尚有一點差錯，祈望有關人士指正。

像這一類的文字，還有方修的「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期」：

馬華新文學的發展到現在足足有了四十年的歷史。四十年的時間，由一千幾百年後的人看來自然是很短暫的。他們如果寫起文學史來，很可能把這四十年當作一個時期來寫，但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觀感和後人便未免就會有些不同。我們覺得這四十年的歷史是够悠長的。我們親身感受到時代演進變化的急劇，也目觸到文藝界新陳代謝現象的頻仍。我們眼見一批批的文藝作者被時代的波濤捲退了，也看到一批批新的鬥士果敢地迎頭趕上；前仆後繼一脈相承維持着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系統，完成了馬華新文學在各個階段的時代使命；同時也不斷地充實了馬華新文學的內容，提高了馬華新文學的素質。如果把四十年來的馬華新文學的發展比作一場長途接力賽跑，那麼，這中間更是替了好幾批選手，注入了好幾批新血。因此我們現在編寫文學史，就免不了要結合若干社會情況和文學本身的發展情況，分成幾個段落來着筆。

就我個人的意見來說，馬華新文學這四十年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爲戰前、淪陷期間和戰後三個大階段。這三個階段除了淪陷期間的三年八個月，由於時日較短可以自成一個段落外，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又應該各分爲幾個時期。就戰前這一個階段而言，我以爲可以分爲下列四個時期：

- 一、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
- 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期。
- 三、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期。
- 四、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期。

這裏我要談的，暫且限於這幾個時期。

馬華的新文學是承接着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餘波而濺起來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約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採用語體文以爲表情達意的工具，在內容上是一種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侵略的社會思想的傳播。當時，馬來亞華人中的一些智識份子受這一陣波浪壯闊的新思潮的振撼，也就發出了反響，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一九二〇年起，已經有了不少的白話文章的出現散見於當時各華文報的一些綜合性副刊，如叻報的「文藝欄」，新國民日報的「新國民雜誌」等。一九二三年南洋商報的「商餘雜誌」創刊。也是文白兼收，新舊並蓄的。一九二四至二五年，新國民日報又有「小說世界」等

純文藝刊物的發刊，其中，新文學作品已經佔了大部份篇幅了。不過，這幾年間，馬華的新文學作品，祇是在形式上採用白話文體來寫作而已，思想內容方面還有相當貧弱的。而且祇是個別作者的一些微弱的吶喊，沒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作戰陣地，沒有形成一種文學運動思想運動。所以，這個時期，祇能說是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

一九二五年七月，馬華新文學史上第一個純文藝刊物——「南風」終於在新國民日報創刊了；同年十月間另一個更堅強的新文學運動的營壘——「星光」又在叻報建立了。這兩個文藝附刊的出現，是馬華新文學運動的開端是馬華新文學的正式創始，這是馬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然而卻整地被埋沒了三十多年。最近，我和宋雅君兩人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探索算是把它發掘出來了。馬華的新文學作品，在「五四」中國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不久就零星地出現，這一點是比較容易想像的，馬華的第一個新文學刊物的發刊竟有這麼早，而且形成了一種文學運動，但思想運動卻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不但現在的人聽了難以置信就是在戰前十年間知道這一點的人也已經是寥寥無幾的了。一九二九年中陳鍊青革新了叻報的「椰林」副刊，曾自詡「椰林」是全南洋唯一沒有剪稿的新文藝副刊，他自己固然不知道是說錯了，但也沒有其他的人起來加以更正。可見那時候的人對於更早期的馬華文學的情況已是不大清楚了。以後的人談到馬華新文學運動的起點一般上更是純憑臆測，有的說是一九二九年；有的說是一九三〇年；又有的說是一九三一年；更有說是一九三五年以後的，言人人殊，卻沒有一個說得對。一九四〇年鐵抗在星洲日報的「晨星」發表他的「馬華文藝論」把馬華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推為一九二七年前後正式開始，算是最為接近事實的一個猜想。另有一位文藝界的先進——W先生他是一九三〇年來到馬來亞的，認識不少早期的寫作者，對於早期馬華文藝界的情形比鐵抗熟悉得多，他也告訴筆者說馬華新文學的正式創始大概不會早過一九二七年。理由是這一年間中國發生了寧漢分裂事件，政治情勢逆轉，許多進步的文化人流亡南洋，他們在海外定居之後，思鄉懷舊，寫些回憶文章發表些新的思想，這才奠定了馬華新文學發展的基礎。這說法倒也言之成理，鐵抗當年所以把馬華新文學運動推為一九二七年開始大概就是根據這一點的。這一次我們進行追述馬華新文學運動的嚆矢本來也是着眼在這一年的，不料馬華新文學運動的真正起點距離我們的推測卻是早了兩個年頭之多；而且這起點竟是那麼鮮明，那麼突出。

我們發掘出「南風」和「星光」這兩個最早出現的文藝刊物也不是純粹依靠我們的勞動，有一半還是得到林參天先生的一段文章的啓示的。林先生這篇文章，雖然祇是寥寥數句，語焉不詳，不但沒有確切的年份，而且把報名和刊名也倒錯了，但卻給予我們一條線索，促使我們更深入地去追尋；要不然，我的這部史稿（編者按：即「馬華新文學史稿」），恐怕剛剛開頭就要犯了一個大錯誤的。近日，我們讀到另一位早期的作者鄭文通的一篇文章，他介紹了馬華早期的很多新文藝刊物，卻沒有一個是早過一九二七年的。他把一九二七年先後創刊的「荒島」、「洪荒」和「綠漪」，稱為馬華文壇最先開放的三朵奇葩，對於更早期的「南風」和「星光」的存在，不消說是全無所知的。我們如果不是早已得到林先生的文章的啓示而多花一番功夫去探索，發現了很多連鄭文通也還未曾見到的東西，曉得鄭氏的話其實並不可靠，那就很可能把鄭氏的這篇文章，拿來作為編寫早期馬華新文學史的藍本了。因此，我衷心感激林參天先生偶然間為我們留下這一點珍貴的線索。（林先生只提到「星光」副刊，沒有提到比「星光」更早的「南風」，又把「星光」說是新國民日報的副刊；據林先生說，這是「星光」的編者譚雲山告訴他的。實則「星光」是叻報的副刊，「南風」才是新國民日報的。林先生自己沒有見過「星光」這個刊物，耳聞之誤，自是難怪的。但也好在林先生這一點耳聞之誤，使我們增加了一個疑問，增加了一個探索的目標。結果，不但找到叻報的「星光」，也發現了新國民日報的「南風」。要不然，我們此刻來談馬華新文學運動的起點，恐怕還是不大正確的。我們的這一番探索，是一段十分曲折的過程，並且是在充滿着焦急，猶疑，驚異和興奮的情緒中渡過的。將來有暇，再寫一篇文字來記述吧。）

「南風」和「星光」相繼發刊以後，新國民日報的「荒島」、「綠漪」；南洋商報的「洪荒」、「文藝三日刊」，叻報的「椰林」，檳城新報的「椰風」，民國日報的「新航路」，星洲日報的「野葩」等刊物，便陸續出現了。這些刊物，都意識地負起提倡新文學，宣揚新思潮的任務，版面乾淨樸素，內容清新剛健，充份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而且，由於篇幅闊濶，作者衆多，更形成了一個非常熱鬧的場面。情況之盛，不但是空前，也幾乎是絕後的；三十年來，只有繁盛时期的最初三兩年（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可與比擬。這種蓬勃的情況，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一年間，才因各個刊物的先後停版而告結束。這可以說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文藝創作在量上的收穫是十分豐富

的。重要的作者有譚雲山，曾聖提，陳鍊青，林仙嶠，吳仲青，巨鱷，依夫，李梅子等。理論和批評文字，這時期雖然少些，但如陳鍊青的大力提倡文藝批評，以及最後一兩年間作者的討論新興文學問題等文章，卻也寫得相當出色。

一九三二年以後，整個文壇進入一種低潮狀態，氣壓極其低沉，但由於出現了一些新的刊物（如星洲日報的「文藝週刊」、「晨星」，星中日報的「星火」等）和新的作者（如丘士珍，王哥空，許俠夫，紫曦，冰人，羊羽，饒子鵬，李潤湖，王滙東等），馬華文藝乃開始在曲折中發展着。直到一九三六年，一般的情況雖沒有很大的變化，然而空氣由凝滯而漸趨活躍，演進的痕跡是明顯的。這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中，作品在質量上似乎都降低了一些，但卻有些特殊的收穫。馬華新文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林參天的「濃煙」，就是在這時期出版的。林健齋，李鐵民，吳廣川等人的雜文，都寫得十分圓熟；張天白，詹熹，李潤湖等，在理論方面也有不少的建樹。

一九三七年起，又有一些新的刊物（如南洋商報的「今日文化」、「南洋文藝」等）和一批優秀的作者（如鐵抗，吳天等）出現；加以這一年的「七七」，中國抗戰爆發，日軍南進的野心，又日益暴露，當地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時風起雲湧，文藝界的寫作情緒隨之高漲，馬來亞政府在言論自由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寬，於是，馬華新文學運動，很快地晉入一個新的高潮，各種思想流派的文藝工作者，都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標之下，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高度地表現出他們的才能，真的是百花齊放，多采多姿了。這種恢廓健旺的氣象，一直保持到馬來亞淪陷前的一兩年。這段時間，可以說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第四個時期，也是馬華新文學的成長期，作品豐多，實質也好。英浪，金丁，張一倩等人的論文；鐵抗，金枝芒，上官冢等人的小說；蘊郎，劉思，西玲等人的詩；如舊，雲覽，傾鳳等人的散文，都是有過定評的。目前若干比較知名的老寫作人，也是在這個時期紮穩他們的基礎的。此外，戲劇運動的空前蓬蓬勃，也是這個時期一個顯著的特色。吳天，流冰等人，都會盡過不小的貢獻。

我的這部「史稿」，就是想按照這四個時期，次第地介紹一些刊物的內容，作者與作品，以及若干文學運動的情況。然而，由於資料的奇缺，能力的限制，不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就是一些必要的分析與論述，恐怕也是無法做到的。就連在分期方面，我的觀點也未必是正確的；也許還有更科學，更恰切的分法，也說不定。目前既無足夠的資料可以參考，又無同類的著作可以依傍，除了根據一己的管見暫予釐定之外，也別無辦法了。總之，現在我所要做，

所能做的，只是把僅有一點史料加以較有系統的排列而已，其他的一切，只好留待將來了。

這篇文章，使得我們對於戰前的馬華文藝況有了一個概念的認識，這是難能可貴的。

10月15日更有石奇的「一個小建議」以及辛默的正確對待老作家。內容如下：

李汝琳、韋暈、苗秀等先生應邀在南大講演「馬華文藝發展路向」問題，這誠是「打破了馬華文壇多年來的沉寂現象」。但同時也反映了某些值得注意的錯誤。人們怎樣對待這些錯誤呢？有責任感的文藝工作者已熱烈地展開批評，在民報「讀者之聲」發表了許多文章，這是很可喜的；然而，這些批評中，也有某些偏差，是應該及時指出的：有的諷刺、打擊，什麼「大賣野人頭」，「無聊極了」、「低能」等；有的又為老作家的缺點辯護，大喊什麼「有了不少收穫，可以滿足了」。這都是失却批評和反批評的原則的。

批評的目的，在於「治病救人」，應該用「待人以寬」的態度，指出其錯誤，使人心悅誠服，改正過來；但是有人因為對方「沒有共同的理想」，而主張打擊，這是不對的，實際上並沒有天生的「共同理想」。我們正是要通過嚴肅的批評、討論，幫助對方進步，促成「共同理想」的出現，作為團結的基礎。

除了某些別有居心者外，大多數的老作家都是好的，其中那些真正進步的老作家，大抵不容於舊社會；一般的老作家是傾向進步或可能進步的，他們具有優、缺點的兩面性。老作家閱歷深，經驗豐富，已經給馬華文藝作出了一些貢獻，這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但他們在長期的殖民地社會影響下，不免保守、固執、自負等，又由於「文藝工作方式是手工業的方式，是容易產生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的」。特別是舊社會限制了他們與人民羣衆的接觸，因此難免顧慮個人及小集團的得失，有着濃厚的名譽地位觀念等，倘年青的文藝工作者不了解其兩面性，而任憑主觀願望的苛求，一旦見到事實，必大驚小怪，失望之餘，便大動肝火。但是任何不顧大局，對老作家無原則打擊，都是會給馬華文藝帶來損失的，以我國社會環境之複雜，是很容易被別有居心者所利用的。

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對主講者和批評者都有所批判，緩和了緊張的氣氛。

有錯處的老作家被批評後，有的能虛心接受，有的仍固執已見，這是由各自的思想、修養所決定的，前者自然很好，後者也仍須耐心等待。至於那些目空一切，會對人民內部的論爭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曾以權威者自居，被批評後，草草「封斧」了事，如今又以「功臣」自封者，——那些屢勸不改，明知故犯者——則應該強烈抨擊，促其猛省，或擊之倒地，免得成為文藝發展的絆腳石；不過，這已是屬於個別的了。

舊作家的有待改造，正如新作家的有待教育一樣。我們對一般文藝工作者的批評，「必須採取十分耐心而且細緻的方式進行的，既不放棄正確立場，又不容許使用任何簡單化的粗暴方法」。

方修先生在駁斥曹聚仁的謬論的一些文章，是細心地用具體事實、及符合邏輯的論據，進行說理，令人衷心悅服的。（見「避席集」）方修先生又介紹魯迅先生在「對於友人的批評時，除了指出他們的偏差外，還特別說明對方也有其優點、有前途。」（見「避席集」）這是我國文藝批評者所應該學習的。

當然，我們也應該告訴那些犯錯誤的老作家說：「你們只有把自已放在集體之下，放在人民之下，而把馬華文藝和祖國的新文化建設放在最高地位，自己老老實實，誠懇謙遜地像魯迅先生那樣，願意做鉅大的建築的一木一石，才是光榮的，才有前途的！」

讓我們拋棄個人意氣，個人面子，在真理面前團結起來吧！

1961年1月1日，觀止在星洲日報新年特刊的一篇1960年的馬華文藝裏曾對該次座談會及論爭作了如下的批評：

今年的有關文藝問題的重要論爭，可說只有關於「馬華文藝座談會」的一次。但這一次却顯得十分突出，場面盛大，一連鬧了兩三個月才告結束，說得上是近年來最為熱烈的一次論爭。

事件的發生和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南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本年改名「中國語文學會」，並設立馬華文學資料室，專事蒐集馬華文學的史料。八月間，該會舉辦了一個馬華文藝座談會，邀請李汝琳，苗秀，章暈等三位主講「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問題，（本來還有一位李長人先生，但李氏臨時

因事沒有出席），由於苗秀在答覆有關一九四八年「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的問題時，宣稱「當時本地參加論戰的主將」是趙戎先生，並請趙氏協助講述當時論戰情況，於是趙氏也就被邀登台演講，因此主講者一共是三個半。幾位主講者的講詞在報上出來以後，有很多作者便為文批評，態度最激烈的是魏十曼和陳萬等幾人，主要是指摘李汝琳的演詞不符事實，並且在為自己小圈子內的作家捧場。又指出苗秀在談到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戰時有意遮蔽真象，掠奪別人的功勞；趙戎的所謂當時作者很少，由他化了幾個筆名和沙平等入週旋云云，更是捏造故事，歪曲歷史。這些批評文章，絕大部份發表在民報的「讀者之聲」欄，（後來移到該報的「文藝」版），小部份見於馬來亞青年報，星洲日報的「星雲」副刊，也有一兩篇短文發表意見。另方面，民報的「讀者之聲」欄也有三兩篇反批評的文字出現，有的反責批評者在搞小圈子，忽視文藝界的團結；有的為主講者辯護，說他們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最後，辛默先生發表了一篇「正確對待老作家」，對於批評者和主講者都有所批評，方才把緊張的情況緩和了下來。

對於這次事件，筆者個人的看法，可以分為三方面來說。

首先是關於這次「馬華文藝座談會」的舉行，以及論戰展開的意義。這一點，大體上是應該肯定的。第一，它提高了一般人研究馬華文學的興趣。例如，「馬華文藝座談會」舉行之後，韓素音和鄭子瑜先後到本坡的文化館演講，就都以馬華文學的發展為講題，這是不能不歸功於「馬華文藝座談會」的帶頭作用的。第二，它使到一些作者更認真考慮了目前文藝界的若干問題，諸如文藝界的團結問題，「作家協會」的組織問題，作家的服務對象問題等等。第三，它使到有關馬華文藝史料的發掘，有了更進一步的收穫。例如懷奇阿的「略談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古辛的「論正確處理史料與馬華文藝發展的路向」，葉風的「一九三〇年前馬華新文藝界一瞥」等文章，就都是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的。第四，它也更進一步的確定了馬華文藝的意義。近年來，馬華文藝曾受到若干論者的誤解，以為馬華文藝是一種種族性的東西，這使到談論馬華文藝的人多少感到有點為難；現在，經過了「馬華文藝座談會」的舉行以及這次論爭的展開，終於使大家清楚地認識了馬華文藝的性質：馬華文藝是服務於馬來亞的，是馬來亞人民的精神財富，是馬來亞文學的一部份，談論馬華文藝，也和談論其他有關馬來亞的問題一樣，是平常不過的事。

其次，是關於這次的一些批評文章。這些文章，有些是說得中肯的，有些

就似乎不大恰當。例如有些作者認為李汝琳的講詞是在爲他自己的小圈子捧場，這話就不見得是對的。李氏的講詞的缺點，主要是裡面貫串着一種過份重視出書的思想。李氏似乎認為：好的作者總是有書出版的，沒有書出版的作者總是要差些，或是質上差些，或者是量上差些。他所介紹的戰前的幾位作家，戰後的幾位詩人，以及目前一些他認為小說或散文寫得最好的作者，就都是有一兩本書出版的。可是，實際情形，却幾乎和李氏的主觀認識恰好相反，不論戰前戰後，都有很多沒有出過書的作者，他們是比一般出過書的作者寫得更多和更好的。李氏這種過份重視出書的思想，影響開來可能是不十分好的，對於他自己也是一種很大的限制，使到他不能比較全面地正確地認識當地文藝界的情況。但李氏的這種缺點，可能是旁觀者清，他自己是不自覺的，不一定是有意地在替某一些作者捧場。

至於一些批評者對於苗秀和趙戎兩位的指摘，大致上是不錯的。據我所知，當時的有關馬華文藝獨特性問題的論戰，「風下」等刊物的文章所針對的，確是吉隆坡的一兩個報刊，並不是苗秀所編的刊物；「馬華文藝」方面的「主將」，也確是吉隆坡的一兩位作者，並不是新加坡的趙戎；「馬華文藝」方面的作戰地盤，則主要是吉隆坡的一個叫做「新風」的副刊，也不是新加坡的「晨星」。當時，「新風」的版位是很寬闊的，常常是每日一版，篇幅比當時的「晨星」幾乎大了三分之二。當時新馬各地作者正式和「僑民文藝」論戰的文字，約有八十巴仙是發表在「新風」上面的。趙戎在「晨星」發表的幾篇短文，也有一兩篇和「現代週刊」的編者發生過小接觸，但並不是重要的。

最後要談的，是關於這次的三兩篇反批評的文章。這幾篇文章，寫得並不算壞，但裡面却有幾種不正確的論調。第一種是「小圈子論」，說幾位主講者的受到批評是小圈子和小圈子在斗法。這種論調在近年來是相當流行的。許多人對於某些爭論的事件，總愛給它蓋上一個「小圈子論」的印誌，說這也是在「搞小圈子」，那也是在「搞小圈子」，有意無意地把事件的意義縮小，甚至於取消了。其實，文藝問題的論爭，經常是不全的文學思想、觀點的衝突的反映，一定有其是非曲直，或者互有是非正反之處，需要加以細心的分析，「小圈子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縱使真的是「小圈子在和「小圈子斗法」，也決不是可以不分皂白，各責五十大板了事的。第二種論調，是「酸葡萄論」，說批評者所以對主講者生氣，是因為不曾被邀參加「作家協會」也沒有一本書被編在「南方文叢」裡。這種「酸葡萄論」，近年也是很流行的，一些批評者就常

常被指為吃被批評者的醋。但却不是反批評的好辦法；這一次尤其應用得不好。至少，它會使讀者起了一種印象，以為「作家協會」是怎樣一個門禁森嚴的機構。這對於被批評者反而是不利的。第三種論調，是反對批評者使用筆名。這雖然比較新鮮一點，但也是不合理的。一篇文章，署的是真姓名還是筆名，作者們應該有其自由。而且，使用筆名也不是什麼不光明的事。寫文章，像胡適之那樣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固然是好的；但如果像魯迅那樣一個月間用了十幾個筆名，却也無可非議。已故中國作家丁易，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定下一個原則說：「只要文章發表後能一篇不抽的結成一集，公之於世而無愧於色，使用一萬個筆名也不要緊；要是結成一集之後，自己看了也要紅臉，終於偷偷摸摸地往太太衣箱裡一塞，見不得人，那便是兩個筆名也要不得」（大意），這話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這是一篇總結性的文字，它對於座談會，以及整個論爭作了忠懇的批評，於是延續了兩三個月的論爭至此告一段落。

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

(1946-1963.)

1946

小說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社)	(附註)
復仇	丘天	1946	民生社	
椰風蕉雨	馬寧	1946		

詩歌

在旗下	鉄戈	1946.12	鉄流出版社	
-----	----	---------	-------	--

戲劇

1. ✓ 明天的太陽	杜邊	1946.1	新民主文化社	
------------	----	--------	--------	--

散文、雜文

無言抄	丹影	1946.1	新時代文藝社	新時代文學叢刊
南橋回憶錄(上下集)	陳嘉庚	1946.3	新加坡怡和軒	

遊記、報告

7 劫後回憶錄	洪錦棠	1946.2	榴蓮出版社	
---------	-----	--------	-------	--

1947

小說

靜靜的彭亨河	夏霖	1947		
--------	----	------	--	--

詩歌

微風詩集	唐永慶 余壽浩等	1947	微風詩社	
------	-------------	------	------	--

戲劇

2 虞姬	曹兮	1947.1	骨幹出版社	
3. 4 野心家	杜邊	1947	新民主文化社	

1948

戲劇

- 4 風雨牛車水 岳野 1948.10 中國歌舞劇藝社
 9 風雨三條石 岳野 1948.12 中國歌舞劇藝社

散文、雜文

- 辛言集 風人 1948 南洋商報社

遊記、報告

- 4 祖國紀行 連士升 1948.8 南洋商報社
 1949

小說

- 秀子姑娘 姚紫 1949.5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4)
 芭 場 韓萌 1949

詩歌

- 菽園詩集 丘菽園 1949.12 香港中華書局

散文、雜文

- 辛言續集 邱風人 1949.6 南洋商報社
 辛言集 風人 1949.8 南洋商報社(再版)
 雕蟲集 白寒 1949.10 星洲樂華印務公司

遊記、報告

- 北歸與歐遊 王仲廣 1949.2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3)
 芙蓉漫記 張白萍 1949.6 宇宙出版社

評論、研究

- 9 蕭伯納 連士升等 1949 南洋商報社

24

附：1950年以前

- 頭家與苦力 林參天等 (短篇小說)
 南洋散文集 郁達夫等
 再會，馬來亞 韓 萌 (詩集)

1950

小說

- 七洲洋上 韓萌 1950 求實出版社

在古屋裏	韓 萌	1950	求實出版社	
烏拉山之夜	姚 紫	1950.3	南洋商報社	
生死之間	丁 明	1950.5	南洋商報社	
褪了色的天堂		1950.7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
玲 玲	淮華等	1950.8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2)
花一般的夢	周 風	1950.9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4)
天台旅館	徐君濂	1950.10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5)
丁家橋之冬	徐君濂	1950.11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7)
海 外	韓 萌	1950.11	赤道出版社	赤道文藝叢書
新加坡河畔	白 寒	1950.11	新文藝出版社	
流浪之戀	唐奇聲	1950.12		
榮 歸	絮絮	1950.11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6)

詩歌

血 海	謝松山	1950.4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8)
驚弓集	瘦 鶴	1950.11	星板日報社	

1950

戲劇

頭家哲學	白 寒	1950.8	新文藝出版社	
------	-----	--------	--------	--

散文雜文

每天死千人的古城	方北方	1950	赤道出版社	赤道文藝叢書
----------	-----	------	-------	--------

遊記、報告

地中海之濱	連士升	1950.6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9)
塞納河兩岸	連士升	1950.5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10)
大西洋一角	連士升	1950.7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11)
印度洋舟中	連士升	1950.9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12)

評論、研究

南洋之美	瑪 戈	1950.8	南洋印刷社	南洋文庫(3)
------	-----	--------	-------	---------

1951

小說

紅毛樓故事	韓 萌	1951	赤道出版社	赤道文藝叢書
-------	-----	------	-------	--------

學府風光	絮 絮	1951.5	南洋書局	
房東太太	絮 絮	1951.12	世界書局	
爲兒女求婚	米軍 黑嬰等 蕭天	1951.5	香港學文書店	
被欺侮的靈魂	劉一等	1951	南洋報社	南洋文庫(8)
南 歸	諸 家	1951	南洋報社	南洋文庫(10)
這不是愛情	唐奇聲	1951	南洋商報	
咖啡底誘惑	黃 槐	1951	南洋印刷社	
國術師	蕭 村	1951.7	學文書店	
在大時代中	絮 絮	1951.8	南洋報社	南洋文庫(1)
野菊花	曹 兮	1951	南洋報社	
生死戀	芝 青	1951	南方晚報社	
蘇洲河之夜	曾鉄忱編	1951	南方晚報	
新加坡屋頂下	苗 秀	1951.11	南洋報社	
羅斯福傳(徐民謀譯)約翰根室		1951.11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
吉卜賽之歌	余惕吾	1951.12	南洋報社	
八年前後	宛郎、浮萍	1951	南洋商報	
桃樂賽	李金泉	1951	南洋報社	
蠱惑記	晏文都	1951		

詩歌

熱帶詩抄	米 軍	1951	赤道出版社	赤道文藝叢書
------	-----	------	-------	--------

散文、雜文

熱帶風光	吳 進	1951.6	學文書店	
百頌經	伍 念	1951.9	南洋報社	

1952

小說

夜歸人	陶 焰	1952.3	南洋商報社	
被衝破的毒網	黛 丁	1952.3	夜燈報社	
石叻有個缺嘴三	黛 丁	1952.4	夜燈報社	
梅姑娘的死		1952.5	南洋商報社	

彭亨河畔	干 戈	1952.6	南洋書局	
綠波恨	曹 兮	1952.7	世界書局	
馬場女神	黃 槐	1952.7	南洋商報社	
甘榜之春	丁冰等	1952.7	南方晚報社	
兩個自殺的人	方北方	1952.8	康華出版社	
夫妻夢	曹 兮	1952.8	世界書局	
夫妻夜話	溫梓川	1952.9	海濱書局	
莉娜	正平等	1952.9	南方晚報社	
沉淖的浮起	絮 絮	1952.9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14)
墨戀	陶 焰	1952.10	南洋商報社	
雪晴	劉以鬯	1952.10	南方晚報社	
龍女	劉以鬯	1952.12	桐葉書店	
失蹤的女郎	許武榮	1952		

散文、雜文

我的教學生活	諸 家	1952.3	南方晚報社	
給一個少女	余惕吾	1952.4	南方晚報社	
火之戀		1952.5	南方晚報社	
陸上行雜碎	陸上行	1952.6	南洋商報社	
我是一個職業女子		1952.6	南方晚報社	
彭亨河畔	干 戈	1952.6	南洋書局	
回首四十年	連士升	1952.7	南洋商報社	
山芭散記	蕭 村	1952.12	學文書店	
剪春集	鄭子瑜	1952	現代出版社	

翻 譯

黑兒苦學記	宛郎譯	1952.1	南洋商報社	少年叢刊
溫莎公爵自傳(上)	王仲廣譯	1952.2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18)
哲斐遜總統的童年	方國陶譯	1952.2	南洋印刷社	少年叢刊(2)
盟 友	王兆田譯	1952.4	南洋商報社	
馬來太太	劉前度譯	1952.6	創墾出版社	創墾小叢書
百靈鹿的故事	筱林等譯	1952.6	南洋書局	馬來亞少年叢書

變態的女人	劉前度譯	1952.7	創墾出版社	創墾小叢書
玫瑰園	劉用和譯	1952.7	南洋印刷社	少年叢刊(3)
克拉克將軍自傳	陸海安譯	1952.7	創墾出版社	創墾小叢書
孤兒成名記	宛 郎譯	1952.7	少年文叢	
大 火	王列田譯	1952.10	南洋印刷社	
血洒黃沙	劉前度譯 溫梓川	1952.12	馬來亞出版社	馬來亞文藝叢書
頑童奇遇記	洛生譯	1952.12	南洋商報社	

評論、研究

絕代佳人	芝 青	1952.8	南洋報社
------	-----	--------	------

1953

小說

夜鶯曲	蕭遙天	1953	
閻王溝	黃 槐	1953.2	南洋報社
四姨太	白 蒂	1953.3	南洋報社
出嫁的母親	方北方	1953	馬來亞出版社
峇峇行狀	何乃凡	1953	創造出版社
一週間的溫情	嶠 聞	1953.2	創造出版社
添福嫂	華 威	1953.3	南洋商報社
野 店	路易士	1953.4	馬來亞出版社 馬出版社文藝叢書
世紀末的情調	韻 斌	1953.5	星洲光華印務公司
小鳳的悲劇	許武榮	1953.5	馬來亞出版社
旅 愁	苗 秀	1953.6	南洋商報社
變	絮 絮	1953.6	南洋商報 南洋文庫(15)
國王的刀斧	方北方	1953.9	檳城康華出版社 (童話)
富二嫂的風情	劉前度	1953.10	馬來亞出版社
淡淡的哀愁	殷 勤	1953.10	南洋商報發行
美麗的故鄉		1953.11	檳城康華出版社 海外青年小說選集
遺 產	皇寧光	1953.11	南國出版社

詩歌

- | | | | |
|-----------|-----|--------|--------|
| 孩子底夢 | 周。榮 | 1953.4 | 南洋報社 |
| 美麗的肖像 | 溫梓川 | 1953.5 | 馬來亞出版社 |
| 一九五三年馬華詩選 | 戴淮君 | 1953 | 馬來亞出版社 |

戲劇

- | | | | |
|------|-----|--------|------------|
| 播音劇集 | 關新藝 | 1953.8 | 春曉播音劇組(古晉) |
|------|-----|--------|------------|

散文、雜文

- | | | | |
|-------------|------|--------|--------------|
| 赤雅軒憶語 | 謝松山 | 1953.9 | 南洋報社 |
| 做人的藝術 | 靜 遠 | 1953 | |
| 馬來亞青年散文集張復靈 | | 1953.2 | 馬週刊出版社青年文藝叢書 |
| 讀報隨筆 | 金榜居士 | 1953.3 | 南洋報社 |
| 讀報隨筆 | 金榜居士 | 1953.3 |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 |
| 桃李春風 | 鄺國祥 | 1953.7 | 馬來亞出版社 |
| 山東佬閒話 | 山東佬 | 1953.7 | 南洋報社 |
| 獅城散記 | 魯白野 | 1953.9 | 世界書局 |

遊記、報告

- | | | | |
|--------|-----|---------|------------------|
| 歐遊寄雁 | 鄭皆得 | 1953.2 |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23)種 |
| 歐美征鴻 | 王旦明 | 1953.6 |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28)種 |
| 從巴黎到檳城 | 莊澤宣 | 1953.11 | 南洋報社 |

翻譯

- | | | | |
|------|------------------------|--------|-------------|
| 風 暴 | 曾鉄忱 | 1953.1 | 南洋印刷有限公司 |
| 狂 戀 | 劉前度 | 1953.1 | 創墾出版社 創墾小叢書 |
| 門庭喜氣 | 吉伯爾斯
(徐民謀譯) | 1953.5 | 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 |
| 小農夫 | Rolph Moody
(王紹康節譯) | 1953.7 | 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 |
| 羣鶯亂飛 | 徐民謀 | 1953.8 | 南洋商報發行 |

評論、研究

- | | | | |
|-------|-----|--------|-----------------|
| 武則天傳 | 芝 青 | 1953.2 |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書(24) |
| 西方英雄譜 | 連士升 | 1953.5 |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書(27) |

1954

小說

馬華青年創作集		1954(初)	星洲日報	
四閻王	殷 勤	1954.1	南方晚報社	
小人物的悲喜劇	白 帶	1954.1	南洋報社	南洋文庫(16)
烟 圈	謙 君	1954.1	良友圖書公司	
迫 害	綠丁等	1954.3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
小妮的懺悔	光永等	1954.4	南洋商報社	南洋文庫(18)
風 波	姚 紫	1954.7	文藝報出版社	萌芽文藝叢書
大時代中的插曲	絮 絮	1954.9	徐少眉	創鑒出版社
太陽下山的時候	韻 斌	1954.9	香港三人出版社	
娘惹與峇峇	方北方	1954.9	康華出版社	
杏花時節	黃 瓊	1954.10	康華出版社	黃瓊小說集之一
愛的糾紛	許武榮	1954.10		
爲了下一代	謝 克	1954.11	南大書局	

詩歌

鄭子瑜詩文集	鄭子瑜	1954.9	香港時代出版社	
9 9 哲學	冰 梅	1954.3	康華印務公司	冰梅文集之一

散文、雜文

東西談	蕭遙天	1954.4	南國出版社	
北方散記	方北方	1954.6	學生文叢社	
讀書和寫作	楊守默	1954.7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35)
牛渡齋隨筆	白 鶴	1954.7	康華出版社	
熱 愛	苗 芒	1954.8		
馬來散記	魯白野	1954.9	世界書局	
窮荒野草	冰 梅	1954.9	康華印務公司	冰梅文集之二
春天到來的時候		1954.10	南方晚報社	
馬來散記續集	魯白野	1954.10	世界書局	

遊記、報告

倫敦散記	施祖賢	1954.7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54)
------	-----	--------	-------	------------

馬行漫記 張白萍 1954.8 遠東文化公司
馬來亞紀行 李定華(?)

翻譯

紅色的小馬 宇 春 1954.10 南洋印刷社

評論、研究

舊小說新談 依 藤 1954.3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32)
諸葛亮傳 芝 青 1955.5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33)

1955

小說

三輪車夫與媽姐 黛 丁 1955.2 友聯圖書公司
流 星 威北華 1955.3 南洋報社
第十六個 苗 秀 1955.5 南洋報社
生活的水流 馬 亞 1955.5 生活出版社
帶火者 姚 紫 1955.5 文藝報出版社
凶 戀 易 文 1955.8 檳榔社 檳榔叢書
困 城 謝 克 1955.11 南大書局

詩歌

馬來亞在笑 陸玲等 1955 垃圾出版社
達夫詩詞集 鄭子瑜 1955.1 世界書局
南大頌 古辛等 1955.10 人間出版社 人間叢書
五 月 杜 紅 1955.11 生活出版社

散文、雜文

南行集 連士升 1955.4 南洋報社
文人的氣質 文懷朗 1955.5 南洋報社
猿嘯與雞啼 鄭子瑜 1955.6 大公書局
山東佬閒話二集 山東佬 1955.8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41)
春 耕 威北華 1955.9 友聯圖書公司
馬來散記 魯白野 1955.9 世界書局 (再版)
給新青年 連士升 1955.10 南洋報社
天下小事 莊澤宣 1955.11 世界出版社

遊記、報告

印度之行 莫理光 1955.7 南洋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40)

翻譯

走向橋邊的女人 溫梓川 1955
愛兒不死 劉果因 1955 馬來亞出版社

評論、研究

五雄主傳 芝 青 1955.2 南洋商報
我談京戲 李星可 1955.9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書(3)
鄭成功傳 芝 青 1955.11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書(43)
語文小論 蕭遙天 1955.12 鍾靈中學 鍾靈叢書第一種

文藝叢刊

人 生 大 路 1955

1956

小說

清 晨 白 蒙 1956 人間出版社
第三個月亮 黃晚香 1956.5 康華出版社
出 殯 韻 斌 1956.5 康華出版社
年代與青春 苗 秀 1956.6 南大書局
永遠的期待 李定華 1956.6 遠東文化公司
夢裏人 白 路 1956.6 新周出版社
獨身者的喜劇 黃思騁 1956.7 友聯出版社
艱險的行程 李汝琳 1956.7 青年書局
二表哥 姚 拓 1956.8 友聯出版社
烏鴉港上黃昏 韋 暈 1956.9 文化供應社 島外文藝叢書之一
綠 索 于沐我 1956.10 文化供應社 島外文藝叢書之二
歡呼的日子 麥 青 1956.10 生活出版社 生活文藝叢書
橋 下 陶焰等 1956.10 康華出版社
藍蝴蝶 曾希邦 1956.11 世界出版社

詩歌

自然的頌歌 鍾 祺 1956.8 南大書局

再生集	李汝琳	1956.7	青年書局
黎明的海岸	高 寧	1956.12	南大書局
腳 印	丁家瑞	1956.12	上海書局

戲劇

劇作選輯	葉苔痕等	1956.7	板華人諮詢委員會
------	------	--------	----------

散文、雜文

馬來亞之戀	曾鉄忱編	1956.1	南方晚報社	南方晚報徵文選
在路上	任 寧	1956.1	生活出版社	生活文藝叢書
文學與科學的携手	鄭子瑜	1956.2	大公書局	
採訪生活	慈 明	1956.5	南洋商報社	
南洋青年的雜記	許建吾	1956.9	香港世界出版社	
滄海一鱗	黃尊生	1956.10	文風出版社	
堅 守	苗 芒	1956.10	維華文化社	
郁達夫南遊記(一二)郁達夫		1956.12	世界出版社	

遊記、報告

留法外史	廉趙維	1956.4	南洋商報社	
旅印隨筆	鄭富欽	1956.6	文風書局	
東行雜感	思 中	1956.12	南洋商報社	南洋商報叢書(45)

評論研究

名家作品疾病治療初編	鄭子瑜	1956		
語文小論	蕭遙天	1956.5	鍾靈中學	

1957

小說

小鬼春秋	紹問湄	1957.2	文匯圖書公司	熱帶文藝叢書
黑色的牢門	雲裏風	1957.2	文匯圖書公司	熱帶文藝叢書
從黑夜到天明	江 陵	1957.2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藝叢書
夫妻夜話	溫梓川	1957.2.3	海濱書屋	現代小說叢書
爛泥河的鳴咽	方 天	1957.3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生活線上	鉄 流	1957.4	維華文化社	

老街場的寡婦	光 華	1957.5	文化供應社	島外文叢
趕 路	古 梅	1957.5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末 路	殷 勤	1957.7	東南亞文化社	
遲亮的早晨	方北方	1957.7	文滙圖書公司	
回春曲	胡 牧	1957.8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掙 扎	黛 丁	1957.8	遠東文化公司	
荒林人踪	黃思騁	1957.8	友聯出版社	
蕉風椰雨	殷 勤	1957.8	天方週報社	
出嫁的母親	方北方	1957.10	馬來亞出版社	
悔	司徒克	1957.12	南華出版社	
遠方	黃 崖	1957.12	友聯出版社	

詩歌

生命的火花	堂 勇	1957.6	勝利書局	
牆外集	常 夫	1957.6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丁酉詩人節	謝云聲編	1957.7	詩人雅集會	
雙林寺雅集詩刊				
達夫詩詞集	鄭子瑜編	1957.10	世界書局	

戲劇

獨幕劇集	關新藝	1957.3	南大書局	
新藝獨幕劇集	關新藝	1957.3	文風出版社	
橋 上	李星可	1957.9	世界書局	

散文、雜文

草窗隨筆	趙 度	1957.2	南大書局	
閒人雜記	連士升	1957.2	南洋報社	
集愚集	馬摩西	1957.3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黑白集	曾希邦	1957.3	世界書局	
食風樓隨筆	蕭遙天	1957.4	蕉風出版社	
門外文談	鄭子瑜	1957.6	世界出版社	
踏青散草	李冰人	1957.9	南洋熱帶出版社	
彼南劫灰錄	依 藤	1957.9	鍾靈中學	
草窗隨筆	趙 度	1957.10	洛陽出版社	

- | | | | | |
|--------------|-----|---------|---------|------------|
| 馬來人風俗 | 梅 井 | 1957.12 | 馬來亞文化協會 | |
| 歐美系風錄 | 馬摩西 | 1957.12 | 世界書局 | |
| 遊記、報告 | | | | |
| 中國印象 | 葉世英 | 1957 | 蜜蜂出版社 | |
| 英倫見聞 | 黃潤岳 | 1957.5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 歐遊鴻爪 | 吳紹葆 | 1957.10 | 南洋商報社 | 南洋商報叢書(47) |

翻譯

- | | | | |
|--------|-----|---------|------|
| 馬來民族的詩 | 樓文牧 | 1957.12 | 世界書局 |
|--------|-----|---------|------|

評論、研究

- | | | | |
|---------|-----|--------|-------|
| 怎樣欣賞中國戲 | 李星可 | 1957 | 世界書局 |
| 新文學概說 | 葉世英 | 1957 | 蜜蜂出版社 |
| 民間戲劇叢書 | 蕭遙天 | 1957.8 | 南國出版社 |
| 談小品散文 | 任 辛 | 1957 | 世界書局 |
| 馬華文藝叢談 | 鉄 抗 | 1957 | 維明公司 |

文藝叢刊

- | | | | | |
|-----------|------|---------|---------|--------|
| 喜悅的回音 | 田沁等 | 1957 | 維華文化服務社 | |
| 下 鄉 | 艾汀等 | 1957.12 | 大眾文化社 | |
| 趕 路 | 古 梅 | 1957.5 | 蕉風出版社 | 蕉風文叢 |
| 九月的風 | 夏凝霜等 | 1957.10 | 文藝報出版社 | 牆外文藝叢書 |
| 海的翻身 | 紅雲等 | 1957.7 | 新民文化社 | 新民文藝叢書 |
| 太陽照在勿洛新村里 | 諸家 | 1957.7 | 新民文化社 | |
| 童 戀 | 章量主編 | 1957.5 | 文化供應社 | 中學生文叢 |
| 荷塘上 | 章量主編 | 1957.6 | 文化供應社 | 中學生文叢 |
| 陷 阱 | 文丁等 | 1957.11 | 沙漠出版社 | |

1958

小說

- | | | | | |
|-------|-----|--------|-------|--------|
| 草原的春天 | 黃 崖 | 1958.6 | 友聯出版社 | |
| 腐 蝕 | 紹問涓 | 1958 | 青年書局 | 新馬文藝叢書 |
| 姐妹倆 | 李汝琳 | 1958 | 青年書局 | 新馬文藝叢書 |
| 坎咪之死 | 絮 絮 | 1958 | 青年書局 | 新馬文藝叢書 |

懷 疑	謝 明	1958	南大書局	
回春曲	胡 牧	1958.3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藝叢書
陽光下的人羣	斌 子	1958	遠東文化公司	
都門抄	章 暈	1958	文化供應社	
骷髏	黃思聰	1958.5	友聯出版社	
彎彎的岸壁	姚 拓	1958.6	友聯出版社	
魯素英	巍 萌	1958	沙漠出版社	新綠叢書之一
出 路	雲里風	1958.7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還鄉願	章 暈	1958.7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邊 鼓	苗 秀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次飛	吐 虹	1958	海燕文化社	新綠叢書之三
芭洋上	趙 戎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詩歌

樹膠花開	杜 紅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六月的晚上	杜 紅	1958	新民文化社	
山民曲	馬 陽	1958.9	沙漠出版社	新綠叢書之二
青 春	周 燦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創造之歌	江 帆			

戲劇

報 窮	李星可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孔雀東南飛	葉苔痕(改編)	1958.1	康華印務公司	
我是扒手	關新藝	1958	赤道出版社	

散文・雜文

板城散記	鄺國祥	1958.1	世界書局	
藍蝴蝶	曾希邦	1958	世界書局	
散文選集	杏影等	1958.2	獅城文化供應社	馬來亞新文藝叢書
趁年輕的時候	杏 影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書與人	杏 影	1958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之一
緬甸行	關新藝	1958	大中華文化服務社	

遊記・報告

萬里歸程	黃潤岳	1958.1	新文龍中華中學	
美遊雜記	黃潤岳	1958.11	新文龍中華中學	

花都八月 吳紹葆 1958.7 南洋印刷社 南洋商報叢書(49)

翻譯

餐風飲露(上) 漢素音著 李星可譯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中古文藝春秋 趙爾謙譯 德西爾夫著 1958.5 鍾靈中學 鍾靈叢書

評論・研究

馬華文壇往事 方修 1958 星雲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 歐陽攀龍 195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郁達夫集外集 李冰人編 1958 南洋熱帶出版社 熱帶社叢書

文藝叢刊

夏天的街 (諸家) 1958 南大創作社

憎恨 溫澈等 1958 播種文化社

山村 謝石等 1958 新民文化社

無星的夜晚 林丹等 1958.3 椰風文化社

星加坡之歌 艾蒲等 1958 沙漠出版社

1959

小說

遲亮的早晨 方北方 1959.1 文匯圖書公司(再版)

舊地 章量 1959 香港東南亞書局

秘密 黃崖 1959.3 國際圖書公司

濃烟 林參天 1959.4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1959.4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婚事 王敬義 1959.5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海戀 趙戎 1959.6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大港 李過 1959.7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荒島行 黃思騁 1959.8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末流 于沫我 1959.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春暖 姜凌 1959.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還鄉願 章量 1959.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再版)

金馬梭膠園 紹問涓 1959.9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驚濤駭浪 黃崖 1959.10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藝

學藝記	陳 全	1959.1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新加坡小景	謝 克	1959.11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一個陌生人	王敬義	1959.11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呵！我是青年了	宋 雅	1959.12	文藝出版社	文藝小叢書(2)
小 說	馬來亞文藝叢刊 編委會編	1959.12	新加坡出版 有限公司	
逆 流	黃潤岳	1959.12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詩歌

一個奴隸的夢	嚴 冬	1959	勝利書局	
幸福的召喚	杜紅等	1959	新詩出版社	
長夜與黎明	杜紅等	1959	新詩出版社	
樹膠花開	杜 紅	1959	青年書局	
青 春	周 燦	1959.4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一集再版
陳白影詩集	陳白影	1959.5	香港激流書店	
美的 V 形	羅門等	1959.6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敲醒千萬年的夢	黃 崖	1959.7	國際圖書公司	
土地的話	鍾 祺	1959.1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時間的河流	黃應良	1959.10	世界書局	
苦難篇	白 鶴	1959.10	板城良友圖書公司	牛搜齋叢書之二
青春之歌	羅 凌	1959.12	螢火出版社	

戲劇

陋巷里	林 晨	1959	世界書局	
亂世春秋	李星可	1959.6	青年書局	
罪 根	林彤	1959.11	文藝出版社	文藝創作小叢書

散文、雜文

在甘地先生左右	曾聖提	1959.3	青年書局	(1943.3初版)
黎明前的行脚	威北華	1959	世界書局	
郁達夫紀念集	李冰人 謝云聲合編	1959	南洋熱帶出版社	
郁達夫集外集	李冰人編	1959	南洋熱帶出版社	
生命的浮雕	斌 子	1959.1	恆光出版社	
銅鑼聲中	苗 芒	1959.5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黑色的星期五	宋夢春	1959.6	青年圖書公司	抱一齋文集之一
野 火	林 潮	1959.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征旅集	麥 青	1959.10	年代出版社	
名山勝水	連士升	1959.11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黑夜無題草	李冰人	1959.8	南洋熱帶出版社	
黑夜行	賀 斧	1959.10	人民書店	朝花文藝叢書
悶雷集	陳 凡	1959.11	青年書店	
消夜集	李汝琳	1959.11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第二集

遊記、報告

從昆明到上海	周曾鏐(遺著)	1959.3	世界書局	
澳洲見聞錄	黃 思	1959.7	世界書局	

翻譯

爲祖國立功	楊夷編譯	1959.7	椰風出版社	
刀尖下的生命	丁娜譯	1959.10	椰風出版社	

評論、研究

南洋之美	瑪 戈	1959.1	青年書局	(再版)
現代中國戲劇研究	李延輝	1959.1	青年書局	
科學的故事	蘇宗文	1959.4	鍾靈中學	鍾靈叢書第四種
馬華文壇往事	方 修	1959	星雲出版社	
馬來亞化華語電影問題	易水	1959	南洋印刷社	
紅樓夢新解	潘重規	1959	青年書店	
人境廬叢考	鄭子瑜	1959	商務印書館	
印度尼西亞現代文學	廖建裕	1959		
中國文學欣賞	余雪曼	1959	香港(雪曼詞館)	
尼赫魯傳	連士升	1959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書
音樂家小傳	吳志菁	1959	蜜蜂出版社	

文藝叢刊

文化問題及其他	忠揚等	1959	愛國出版社	
現階段的馬華文學運動	以多等	1959	南大創作社	
投向祖國的懷抱	子揚等	1959	青年文化社	
山城的戀歌	穆朗等	1959	馬來亞文化服務社	

我底祖國	杜紅等	1959.3	馬來亞理想文化社
把青春獻給祖國	少鷹等	1959.11	馬來亞理想文化社
新山橋的故事	清芬等	1959.9	馬來亞半島文化社
稻穗的青春	方愛等	1959.9	馬來亞文化服務社
聽來的故事	馬 漢	1959.3	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理論與創作	沈靜等	1959.5	文藝出版社
文學。生活	慕平等	1959.9	文藝出版社

1960

小說

穀 種	于沫我	1960	世界書局	
世 仇	黃思騁	1960.1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淺 灘	韋 量	1960.2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還 鄉	劉念慈	1960.2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小茅屋	賀 巾	1960.3	文藝出版社	文藝創作小叢書
夜來風雨聲	謝 明	1960.3	馬來亞文學出版社	
愛與恨	謝冰瑩	1960.3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餘 哀	林參天	1960.4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3)
賭博世家	洛 萍	1960.4	青年書局	
說謊世界	方北方	1960.4	青年書局	新地文藝叢書
真實的神話	黃思騁	1960.4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航 程	黃 崖	1960.5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懷 念	謝明等	1960.5	赤道風出版社	馬來亞小說叢書
新墾地	李 過	1960.6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某少男的日記	于 蒼	1960.6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親情的呼喚	段 盈	1960.7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獵虎者	黃思騁	1960.8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伙 伴	麥 青	1960.8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戰爭什麼時候才停止	艾彥	1960.9	白鴿出版社	
五里凹之花	姚 拓	1960.9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吡叻河的哀怨	黃 崖	1960.10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褲 子	張子深	1960.11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獅子城	田 靈	1960.11	國泰影訊社	
酒鬼的故事	契訶夫	1960.12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翡翠帶上	駱起東	196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小城之夜	陳 全	196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情 意	呂 朗	1960.12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芭野上的春天	丁 冰	196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火 浪	苗 秀	1960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偷燈泡的人	陳 孟	1960	藝美圖書公司	
鼓 舞	鍾 祺	1960	世界書局	

詩歌

雲南園吟唱集	劉太希等	1960	南大中文學會	
中國的小詩	黃應良	1960	世界書局	
鄉村之歌	杜 紅等	1960.1	新詩社	熱帶詩社
號 角	魯 彬	1960.6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雲南園風景畫	周 燦	1960.8	南洋印刷	
召 喚	范北翎	1960.9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風雨膠林	柯子鷹合著 萬子揚	1960.10	黎明出版社	
南風詞集	南大中文系三年	1960.10		
應之頌歌	沙 飛	1960.12	上海書局	南洋文創業書
愛詩集	樓文牧編	1960	世界書局	

戲劇

鵲鴿恨	李星可	1960.1	青年書局	
長窗外	宋 人	1960.5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快 艇	李星可	1960.5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怒火在苦難中燃燒	金小毛	1960.6	馬來亞文化出版社	馬來亞戲劇叢書
浮沉之間	林 晨	1960	世界書局	
海 戀	朱緒改編	1960	青年書局	

散文、雜文

黎明前的行脚	威北華	1960	世界書局	
馬來亞風情畫	梅 井	1960.2	青年書局	
漁船靠岸的時候	羅 林	1960.2	馬來亞理想文化社	
海濱寄簡二集	連士升	1960.4	南洋印刷社	南洋商報叢書(52)

南島集	吳靜子	1960.4	青年書局	
風雨中的太平	憂 草	1960.4	藝美圖書公司	
先生曰	沉 櫓	1960.4	維華出版社	
春樹集	連士升	1960.12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文人的另一面	溫梓川	1960	世界書局	
馬來亞的兄弟民族	梅 井	1960.12	青年書局	亞非叢書
愛山廬夢影	凌叔華	1960	世界書局	
路 上	王 葛	1960	青年書局	新馬文藝叢書
未來的世界	徐民謀	1960.3	康民出版社	
避席集	方 修	1960.9	文藝出版社	
愚人的世紀	杏 影	1960.11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遊記、報告

暹羅散記	葉鍾玲	1960.3	青年書局	亞非叢書
印尼散記	廖建裕	1960.4	青年書局	亞非叢書
泰遊漫記	梅玉燦	1960.7	板華女子中學	
印度印象	魯白野		世界書局	

翻譯

世界名女人傳	徐民謀	1960	時代書店	
怪鳥之子	建裕等	1960.2	青年書局	東南亞童話叢刊
青山不老(上下)	李星可	1960.2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美學的批判	杜 中	1960.5	文藝出版社	文藝理論小叢書
伍連德自傳	徐民謀	1960.8	南洋學會	南洋學會叢書

評論、研究

論藝術的社會價值	慕 平	1960.2	文藝出版社	文藝理論小叢書
紅樓夢簡說	任 辛	1960.4	青年書局	
鄭子瑜選集	鄭子瑜	1960.4	世界書局	
太希詩藝文稿	劉太希	1960.7	聯邦教育用品社	聯邦叢書
文史劄記	吳白鶴	1960.7	鍾靈中學	鍾靈第五種叢書
中國文學流變史綱	張瘦石		世界書局	
文學講座(上下)	溫 澈	1960	民主出版社	
寓言雞啼	李 凱	1960	馬來亞半島出版社	

文藝叢刊

火線邊緣	舒寧等	1960	年代出版社	
向生活歡笑	溫澈等	1960.1	馬來亞黎明出版社	
學非所用	高魯等	1960.2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書
在長堤工地上	姜凌等	1960.2	和平文化服務社	
故鄉	高 鷗	1960.2	荒野出版社	荒野文叢
走向生活	李敬持等	1960.2	綠洲書店	
在平凡的日子裏	怒吟等	1960.3	荒野出版社	荒野文叢
訴不盡的冤	黃波瀾等	1960.3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幸福園外	蕭記民等	1960.4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海的兒女	成沙等	1960.5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苦 難	李頌等	1960.7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成長中的生命	溫澈等	1960.7	巨輪文化社	
沙與死水	米然等	1960.8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出 走	昭昭等	1960.8	和平文化服務社	
靜靜的砂勝越河	韋方等	1960.10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以多等	1960.10	南大創作社	
文藝。批評	西侃等	1960.10	文藝出版社	

1961

小說

在馬六甲海峽	趙 戎	1961.1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新的信心	馬 漢	1961.2	新月出版社	
飄	李學文	1961.3	維明公司	
我愛上她的衣裳	華庸洲	1961.3	維明公司	
浪 花	黃 崖	1961.3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綠色的藤葉	宋 雅	1961.4	希望出版社	文藝小叢書
賽納姑娘	端木虹	1961.5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韭菜花開	原上草	1961.6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沙河岸上的戀歌	馬 陽	1961.6	文工書局	(1961.12再版)
聖潔門	黃 崖	1961.7	高原出版社	
荊棘叢	草 叢	1961.8	上海書局	南洋文藝創作叢書

窮途	征雁	1961.8	文工書店	
半夜燈前十年事	黃愧	1961.10	新野出版社	
熱瘴	林參天	1961.10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火的回憶	夏彬	1961.10	文藝出版社	
椰影	夏弦	1961.11	藝美圖書公司	
浮動地獄	李過	1961.12	青年書局	南國文叢
板城72小時	方北方	1961.11	青年書局	新地文藝叢書
殘夢	丁之屏	1961.12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祖父的故事	馬陽	1961.12	新月出版社	
女記者	魏萌	1961.12	藝美圖書公司	

詩歌

生之歌	絮絮	1961	世界書局	
駱駝	絮絮	1961.6	維明公司	
無花的夢鄉	陳龍玉	1961.8	海洋出版社	
叩門	李汝琳	1961.9	萬里書店	
洋榴槤詩話	唐承慶	1961.9	藝美圖書公司	
生活的歌手	靜星	1961.11	藝美圖書公司	
洗衣女	沉櫓	1961	維華出版社	

戲劇

椰林夜歌	宋李桑	1961	希望出版社	
綠洲	李星可	1961.1	維明公司	
建屋工地上	林晨	1961.11	南洋文藝出版社	南洋文藝叢書
封鎖線	征雁	1961.12	青年書局	

散文、雜文

想想寫寫	杏影	1961.1	青年書局	南國文叢
橋之戀	高秀	1961.1	上海書局	
李輝英散文選		1961.4	中南出版社	中南創作叢刊
狂歌	高秀	1961.7	世界書局	
春樹集	連士升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寓言小品筆談	登高		世界書局	
西海岸戀歌	林綠	1961.11	藝美圖書公司	

雜文一束	徐民謀	1961.3	康民出版社
橡實爆裂的時節	慧適等	1961.10	藝美圖書公司
書窗寄語	朱昌雲	1961.11	維明公司
烟霧籠罩着山村	傑倫	1961.12	藝美圖書公司
看見風的人	易草舒夢平等	1961.10	峇株京華書店

翻譯

我的歌獻給一切人	秋茄譯	1961.5	文藝出版社	文藝翻譯叢書
蝦多鹽也多	梅井洪鴻	1961.7	維明公司	
印尼短篇小說選	谷衣譯	1961	上海書局	
馬來短篇小說選	拉迪林丹譯		上海書局	
越南民間故事	黃宛因譯	1961.6	青年書局	

評論、研究

馬來叢談	梅井	1961.1	維明公司	
騎馬的將軍	黃潤岳	1961.4	蕉風出版社	蕉風文叢
馬來新文學的獨特性	谷衣	1961.5	上海書局	
三國人物故事評論	劍生	1961.5	中南出版社	
泰戈爾傳	連士升	1961.5	南洋印刷社	南洋商報叢書
文藝界五年	觀止	1961.9	羣島出版社	
藝術叢談	瑪戈	1961.8	維明公司	
馬來亞原始民族叢談	瑪戈	1961.9	維明公司	
人物隨談	朱昌雲	1961.10	維明公司	
星馬教育叢談	翁世華	1961.11	維明公司	

文藝叢刊

生命交響曲	向明	1961.1	黎明出版社	
新年的悲劇	諸家	1961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上流人家	苗秀等	1961.6	青年書局	星月文藝叢刊

1962

小說

青青草	高靜朗	1962.1	草原文化社
小城憂鬱	苗秀	1962.1	海鷗書局

青春的活力	侯芳	1962.1	維明公司	
一學期	姜衍	1962.1	藝美圖書公司	
陰影	黃山	1962.1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生命的航程	梅拉	1962.2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長恨	李學文	1962.2	維明公司	
襟上的玫瑰	李士源	1962.2	維明公司	(馬汗主編)
鴻溝	年紅	1962.3	維明公司	
界綫以外	劉星	1962.3	青年書局	新地文藝叢書
女菩薩	陶焯	1962.4	維明公司	
牛車水之窗	黃叔麟	1962.4	海洋書局	
窮途	征雁	1962.5	文工書店(再版)	海燕文藝叢書
不再倔強的人	林華	1962.5	藝美圖書公司	南洋青年文學創作叢書
生與死	游牧	1962.5	藝美圖書公司	南洋青年文學創作叢書
頭家的健忘	史立恆	1962.5	藝美圖書公司	南洋作家創作叢書
美好的時刻	馬漢	1962.5	馬來亞新線出版社	
咖啡的誘惑	黃槐	1962.5	新野出版社(再版)	
天涯	馬陽	1962.6	長空文化社	
投資	李過	1962.6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每天死千人的古城	方北方	1962.6	文工書店(重印)	
新加坡屋頂下	苗秀	1962.6	文工書店(再版)	
小羊	陳孟	1962.7	馬來亞新線出版社	
長堤	夢平	1962.8	藝美圖書公司	
艱險的行程	李汝琳	1962.8	青年書局	新地文叢(再版)
學成歸來	謝克	1962.9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野孩子	李夥	1962.9	長空文化社	
新一代	倪長遊	1962.10	藝美圖書公司	
陽光與霧	顧軍	1962.11	長空文化社	
沙河岸上的戀歌	馬陽	1962.11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三版)	
漩渦	李汝琳	1962.12	青年書局	南方文叢
喜事	梁園		馬來亞新線出版社	
流星	集文		馬來亞新線出版社	
			詩歌	
青春的哭泣	原甸	1962.2	草原文化社	
都亞士漁村之歌	堂勇	1962.3	學習書店	

流瑩	曹 莽	1962.4	藝美圖書公司
流水行雲之夢	魯 鏜	1962.4	泥土出版社
椰笛與賢琴	莎茄·藍金	1962.5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我的短歌	憂 草	1962.6	藝美圖書公司
牆邊短笛	柯 戈	1962.8	青年文化社
膠林戀歌	難 明	1962.9	北干那那文賦書局
盾上的詩篇	吳 岸	1962.10	新月出版社
水塔放歌	槐 華	1962.12	長空文化社
花之戀	魯 鏜	1962.9	泥土出版社
靈魂底悲歌	魯 鏜	1962	泥土出版社
思慕的時刻	蕭 艾		馬黎明出版社
比鮮花更美	蕭 艾		馬黎明出版社

戲劇

夜 渡	征 雁	1962.1	文工書店
真正的愛人	蘇 莉	1962.2	南洋圖書公司
思前想後	田流改編	1962.2	文風出版社
新一代	羅大章	1962.5	青年書局 新馬戲劇叢書
第二街	葉苔痕	1962.8	青年書局 新馬戲劇叢書

散文·什文

笑的世紀	方北方	1962.1	維明公司
山間鈴響情歌來	赤 陽	1962.1	藝美圖書公司
在馬來亞的土地上	莫 河	1962.3	維明公司
黃金時代	黃潤岳	1962.3	馬來亞圖書公司
風雨中的太平	憂 草	1962.4	藝美圖書公司(再版)
停晷集	葉冠復	1962.4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椰林短曲	以 今	1962.5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東海·西海	章 量	1962.6	維華公司
陳鍊青文集	陳鍊青遺著	1962.7	南洋文藝出版社
山居寄簡	小 谷	1962.8	藝美圖書公司 南洋青年文學創作叢書
印度遊踪	郁 青	1962.8	世界書局
籬 芭	馬漢等	11962.9	藝美圖書公司 (林綠主編)
祝福青春	白荻等	962.10	藝美圖書公司 (林綠主編)

微語集	徐民謀	1962.10	興隆印務有限公司
馬來亞黃梨之鄉散記	夢莎崙	1962.10	北干那那文賦書店
鄉土、愛情、歌	憂 草	1962.11	藝美圖書公司
第二代	劉 柳	1962.12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海濱寄簡三集	連士升		南洋報社
自己的文章	林魯生		
雜文一束	徐民謀	1962	
海的召喚	慧 适	1962	馬來亞新綠出版社
希望的花朵	魯 莽	1962	馬來亞新綠出版社

翻譯

黃瓜公主	年 紅	1962.1	維明公司	馬來亞寓言故事集
婆羅洲民間故事	詹態編譯	1962.1	青年書局	南洋民間故事叢刊
朝陽升起在古老的土地上	孫瑞寧著 林 昭譯	1962.6	智明書局	
漢那非與柯麗葉	陽·莫伊思著 林 青譯	1962.6	維明公司	
人類有前途嗎	羅 素著 連亮思譯	1962.10	青年書局	
鮮花怒放	堂勇譯	1962.11	白雲文化社	

評論・研究

現階段的印尼文學運動	廖廸裕	1962	世界書局	
文學與人民	忠 揚	1962.3	草原文化社	
生活與文學	宋 丹	1962	赤道出版社	
短書集	歐陽攀龍	1962.3	羣島出版社	馬來亞文學叢書
人物隨談(二集)	朱昌雲	1962.5	維明公司	
陳雪風文藝評論集	陳雪風	1962.8	藝美圖書公司	
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冊)	方修	1962	世界書局	
馬華文藝史料	方 修	1962	四海書局	
音轉學發凡	戴准清	1962	世界書局	
南洋與中國戲	李星可	1962	南洋學會	南洋學會叢書

文藝叢刊

十五年來的馬華詩歌	陳雪風等	1962.4	南大創作社叢書第四種	
近打河畔	筆農主編	1962.5	文藝列車出版社	文藝列車之一

1963

小說

- | | | | |
|---------|-----|---------|--------------------|
| 生活的鞭子 | 謝明 | 1963.1 | 文工出版社(3月再版) |
| 播種者 | 絮絮 | 1963.2 | 藝美圖書公司 |
| 頑童鬧學記 | 謝偉榮 | 1963.4 |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
| 小城憂鬱 | 苗秀 | 1963.8 |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再版)海燕文藝叢書 |
| 紅霧 | 苗秀 | 1963.10 |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六十年代馬華小說叢書 |
| 遲亮的早晨 | 方北方 | 1963.10 |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三版) |
| 誰之咎 | 朱緒 | 1963.10 | 新朝文化社 |
| 沙河岸上的戀歌 | 馬陽 | 1963.11 | 新馬文化事業(四版)海燕文藝叢書 |
| 窮途 | 征雁 | 1963.11 | 新馬文化事業(三版)海燕文藝叢書 |
| 青春的閃光 | 莽原 | 1963.12 | 新馬文化事業 六十年代文藝叢書 |

散文·雜文

- | | | | |
|----------|-----|---------|-----------|
| 給新青年 | 連士升 | 1963.1 | 世界書局 |
| 書窗寄語(二集) | 朱昌雪 | 1963.2 | 維明公司 |
| 牽牛藤 | 白荻等 | 1963.3 | 崇明書店 |
| 萍踪新語 | 吳錫 | 1963.3 | 世界書局 |
| 閑人雜記 | 連士升 | 1963.4 | 世界書局 |
| 情感的野馬 | 黃槐 | 1963.5 | 新野出版社 |
| 薔薇花 | 林綠 | 1963.5 | 崇明出版社 |
| 回首四十年 | 連士升 | 1963.6 | 世界書局 |
| 回憶片片錄 | 林連玉 | 1963.6 | 馬來亞華校教師總會 |
| 南行集 | 連士升 | 1963.8 | 世界書局 |
| 送花人 | 馬六郎 | 1963.12 | 晨花書報發行公司 |

詩歌

- | | | | |
|-------|-----|---------|----------|
| 一把土 | 常夫 | 1963.3 | 世界書局 |
| 十二城之旅 | 柳北岸 | 1963.12 |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

遊記·報告

- | | | | |
|-------|-----|--------|------|
| 馬來亞遊記 | 湯理友 | 1963.5 | 世界書局 |
|-------|-----|--------|------|

翻譯

- | | | | |
|-------------|--------------|--------|--------|
| 馬來亞短篇小說集靜思譯 | | 1963.1 | 維明公司 |
| 血與淚 | 許博義
陳彬彬合譯 | 1963.6 | (作者出版) |

漫遊客 哈山阿里著 1963.7 上海書局
 馬來亞藝術簡史 瑪 戈 1963.8 南洋商報
 悲劇人物來佛士研究 曾鉄忱 1963.9 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叢
 書58種

馬華文藝雜誌編目

(1946-1963)

◁以出版日期先後爲序▷

刊物名稱	出版期數	創刊日期	出版者	性質
人民週報	14 (?)	1945	主編：辜石如	綜 合
青年週刊	10 (?)	46	主編：王丹影	綜 合
新 時 代	3 (?)	46		綜 合
羣 衆	3 (?)	46		綜 合
新民主青年	未 詳	46		綜 合
南方文藝	1	1.12.46	(星)綠社	純文藝
學 報		1.10.46	(板)鍾中學報社	純文藝
風 下	132	46	(星)南洋出版社(週刊)	綜 合
			主編：沙平	
赤道文陣	2		主編：(星)高雲、苗秀等	純文藝
南洋週刊		1.9.46	南洋報社	綜 合
學 藝		47 (?)	(板)中華中學	純文藝
教育新聞		5.3.47	(板)教育新聞編委中庸社出版部	
			主編：白鶴(半月刊)	綜 合
風下新婦女臨時聯合刊		1.8.48	主編：(星)沙平	綜 合
興 文	50		(巴生興文學社)	

星 期 六	589(?)	3.9.49	主編：李添水 南洋報社(週刊)	綜 合 綜 合
興文文集	15	1949	主編：薛殘白 巴生興華中學興文學社	純文藝
文藝行列	5	49(?)	主編：(星)姚紫	純文藝
南洋月報	12(?)	1.1.50	(星)南洋商報社	綜 合
新 苗	29	1.10.50	主編：陳振夏 馬六甲培風中學學生學術研究會	純文藝
星洲週刊		51	(星)星洲日報出版社	綜 合
人 間	1	20.11.51	主編：(星)陳名宗	綜 合
學生文叢	16	1.11.52	(柝)馬來亞週刊出版社	純文藝
華中月報	19(?)	4.53(?)	主編：方北方 (吉)華僑中小學校	純文藝
南洋青年	7.4.53		華中月報社 南洋商報社	綜 合
荒 地	14	53	主編：(星)丘黎絮 (星)荒地出版社	純文藝 (半月刊)
學生文藝	1	53	馬六甲學生文藝社	純文藝
沙漠風	10	1.54	(柝)鍾靈中學	純文藝 (月刊)
華 風	1	2.54	主編：文丁 (柝)華風月刊社	純文藝 (月刊)
文 藝 報	10	15.2.54	(星)文藝報出版社	純文藝 (月刊)
人 間	5	12.3.54	主編：姚紫 (星)人間月刊出版社	純文藝 (月刊)
耕 耘	20	10.4.54	(同年十月被禁) (星)耕耘出版社	純文藝 (半月刊)
南 聲	4	6.54	(威省)南聲月刊社	純文藝 (月刊)
學 藝		7.54	(柝)福建女校	純文藝

學藝出版社

學 文	未 詳	1.9.54	(星)中正中學學文社	綜 合 (半月刊)
心 聲	未 詳	11.54	(星)心聲社編委會	純文藝 (半月刊)
人 間	25	20.11.54	(星)人間出版社	純文藝 (半月刊)
嫩 芽	未 詳	53	麻坡中化中學嫩芽月刊編委會	純文藝
天方週報	未 詳	2.9.54	(星)天方週報社	綜 合
主編：殷勤				
文 藝 報	3	10.2.55	(星)文藝報出版社	綜 合
主編：姚紫				
生活文叢	14	25.3.55	(星)生活出版社	純文藝
主編：高寧波				
文娛生活	19	25.5.55	世界書局	純文藝
時 代 報	3卷(每卷10期)	2.10.55	(星)時代報出版	綜 合 (半月刊)
蕉 風	繼續出版	10.11.55	(隆)蕉風出版社	(月刊) (繼續出版)
匯 流	3	27.4.56	(星)匯流出版社	純文藝
大學論壇		14.12.57	南大學生會秘書部	綜 合
蜜 蜂	49	10.11.58	(星)蜜蜂出版社	純文藝 (初為雙旬刊，後改半月刊)
主編：葉世芙				
萌 芽	3	1.8.58	(星)萌芽出版社	(月刊)純文藝
主編：吐虹(22.5.8註冊被吊銷)				
東 方 報	4	1.11.58	(板)東方出版社	純文藝
行動週刊		18.7.59	(星)人民行動黨中央編輯委員會	
主編：易潤堂				
大學青年	11	29.9.59	(星)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	純文藝
主編：中國語文學會出版部(2.63註冊被吊銷)				
螞 蟻	7	31.1.59	(板)螞蟻出版社	純文藝
長堤月刊	3	1.12.59	(星)長堤月刊出版社	純文藝
中國語文學報	1	30.11.59	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	
馬來亞青年報	11	15.6.60	(星)馬來亞青年報出版社	綜 合
星 島 報	25	60	星島報社	

藝文	2	20.9.60	(星)藝文出版社	純文藝
教與學月刊	繼續出版	20.9.60	(板)教育出版公司	綜合
			主編：蕭遙天	
南洋文藝	24	1.1.61	(星)世界書局(月刊)	純文藝
			南洋文藝出版社	
戲劇研究	4	11.10.61	(星)南洋大學戲劇會	純文藝
			(2.63註冊被吊消)	
勞工報	繼續出版	15.10.61	(馬)勞工黨柔佛州分部	綜合
荒原月刊	繼續出版	15.6.1962	(隆)荒原文社	純文藝
銀星	未詳	9.1962	(板)學生週報板城通訊部學術組	純文藝
海天	繼續出版	9.1962	海天出版社(月刊)	純文藝
長青	繼續出版	9.1963	長青出版社(月刊)	純文藝
新朝	繼續出版	10.1963	新朝出版社(月刊)	純文藝

協盛隆枋廊

星洲漳宜律門牌三百七十六又五號

◀ 各式枋柴料發售 ▶

電話：四〇〇九六 TEL: No. 40096

HIAP SENG LEONG TIMBER MERCHANT

No. 376-5, CHANGI ROAD, 8 $\frac{3}{4}$ M/S.
SINGAPORE-16

財 安

新加坡漳宜律十個石蘇嗎吧律七八六又八號

CHYE ANN

電話：四九一四五〇 TEL: 491450

No. 786-8, Somapal Road, 10 Milestone, Singapore.

經營 糖米 京菓 罐頭 雜貨 中西 美酒 發售 並冷 藏諸 君光 顧無 任歡 迎

金成發木器

新嘉坡域多利亞街五十四及七十八號

電話：二一—四二及二九五〇七

◀▶ 聘 上 特 技 專 設 新
請 海 藝 工 門 計 式 ▶▶

星聯書局

新嘉坡小坡二馬路域多利亞街二四五號

Sing Lien Book Store

No. 245,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7.

營業部 經理部

電話 電話
27928 32937

圖工之家！教具第一！
課本整全！年咭總匯！

樂華印務公司

星嘉坡小坡惹蘭蘇丹（即電車灣）一二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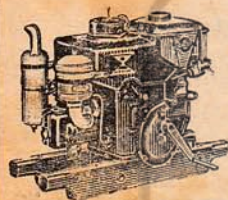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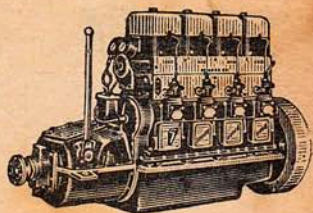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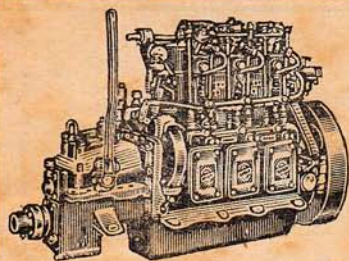
電話：七三九四三 Tel. 73943

Singapore Royal Printers' Co.,

127, Jalan Sultan, Singapore-7.

PRINTERS, STATIONERY &
RUBBER-STAMP MAKERS.

承中文五美商學簿社刊電膠
印西件彩術標校冊圖物版印



宗利隆成有限公司 CHONG LEE LEONG SENG CO., LTD.

總行

新加坡域多利亞街四四六號

Head Office: 446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7.

Tel: 25407, 20489 & 27761.

星馬總代理野馬油渣機

Sole Agents: YANMAR DIESEL ENGINE, SINGAPORE & MALAYA.

祝賀馬華文藝史料叢書的出版：

萬里長征第一步

一羣文藝愛好者

南方電版公司

新加坡大坡廣東民律六十二號

THE SOUTHERN ENGRAVING CO.

No. 62, Cantonment Road,
Singapore 2.

電話：七〇九九八 Tel: 70998

精製各版
黑白色印
彩招印
銅凸牌
凹漆印
火燈印
幻校印
學銀社
金樹徽
及代顧
兼計畫
設客稿

一律歡迎
駕臨電召
如蒙惠顧
取價公道
交件迅速
設備完善

本刊承印者：
Printed by :



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The Life Press Ltd.,

新加坡怒美芝律門牌八九七號
No. 897,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電話： Tel: 35403

隆 成 號

CHOP LEONG SENG

新嘉坡小坡二馬路域多利亞街門牌四百六十二號

No. 462,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電話： { 本店：二七七六一 三九八六一
三〇〇九〇 三〇九八五
棧房：二一四八一
陳列所：二五四〇七

總代理野	馬海陸油	渣機及副	屬品與尼	加多車葉	批發鷹標	及其他海	陸油屎機	器另件兼	新舊五金	建築材料	出入口商
------	------	------	------	------	------	------	------	------	------	------	------

茉莉公主 (即將出版)

• 韓玉珍 •

這是一部長達六千多行的詩劇，語言優美生動，想像力奔騰豪放，自首至終閃爍着積極浪漫主義的光輝。該詩曾榮獲南大學生會主辦的第一屆全校性文藝創作比賽特優獎，方修先生譽為「不但是這次創作比賽的巨大收穫，而且為馬華的新文學創作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

編者：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編著：南 中

出版：獅島書報社

4, Fraser Street, Singapore, 7.

承印：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897, North Bridge Rd., S'pore., 7.
Tel: 35403

1964年2月10日 印數：0001—3000

定價：\$1.00